皇明留臺奏議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二

民隱類

乞大賜蠲恤并查議考成疏　郭惟賢　隆慶年　河南道

乞寛恤疏　林應訓　萬曆年　[illegible]道

陳末議以備採擇疏　孫惟城　萬曆年　湖廣道

救荒裕民崇儉足國疏　陳邦科　萬曆年　湖廣道

水旱異常乞賜拯救疏　林可成　萬曆年　江西道

敷陳救荒要務疏　黃正色　萬曆年　山東道

蠲豁馬價疏　彭而珩

乞備荒停刑疏　劉　寅　萬曆年　山東道

乞肅吏治以蘇民困疏　黃仁榮　萬曆年　廣西道

請緩征弭亂疏　朱吾弼　萬曆年　浙江道

乞大賜蠲恤查議考成疏　郭惟賢萬曆十一年七月上

臣于本年閏二月由浙江復任道經三吳一帶地方屍棺蔽野比屋漂沒井里爲墟蒿目怛中詢之民間則曰吳地連年被水也去年被風潮蟲傷歲復不稔也以故道殣相望民不聊生臣心切憐之嗣後聞撫臣郭思極奏聞請蠲臣意聖天子必憐此一方民破例大蠲以溥還定安集之仁也續該戶部開款題覆奉有欽依其所蠲之數臣不得知其詳但聞蘇松小民嗷嗷觖望以爲聖德如天而

蠲免甚少澤不下流也臣以此必限于常賦或難處補者及今閱邸報戶部覆議陝西廵撫蕭㝢之疏奉
聖旨是延平等五府災困異常免過民糧准動支太倉銀兩照數全給其西安府應免災糧依擬量給各抵補欽此仰見
聖明加意元元邊陲萬姓欣然有更生之慶矣但臣竊謂均之赤子也均之重实也處補之惠獨行于關陝而不行于蘇松是
蕩恩猶未盡洽窮民猶未盡蘇也夫
國家經賦原有定額款款而派之歲歲而徵之在小民爲惟正之供在官

府有催徵之責安敢求免然而邦之本惟民民之託
命惟　君苟其阽危不安而無以自存則其勢不
得不於常賦之中爲酌盈濟虛之法而使民命有所
託以生全者今財賦之地莫過蘇松而民之窮亦莫
過於蘇松本之俗侈易費齊民無蓋藏而賦額大重
十倍他省非遇大祲卽難以完官數年灾沴相仍民
不堪命撫臣謂其訟牒中艱苦之狀至不忍讀者太
倉嘉定之間計無所處官爲借庫銀代完兌米州縣
最近民者儻民間有所出辦彼安肯坐視而至動官

帑乎至于動帑而民之損瘠可知也既不能免糧而他又可知也民之出賦于田猶取漁于澤澤無魚卽竭澤而捕何益也民窮財詘雖弛征調猶恐不能安全復拘於常賦之一定而必欲征之是將使之殫其地之出乎而地無所出矣將使之罄其廬之入乎而廬無所入矣尚安從取辦輸公賦耶彼有司者雖權借庫貯應燃眉之急勢必日比以追補之比追不已必至箠楚箠楚不已必至逃竄逃竄不已必至相率潛伏萑苻者此甚可慮也臣謂與其征之而無益於

征孰若蠲之而足以爲惠乎今夫富人有千畝之田而授之耕者歲收其田之入以爲常間有不稔亦置之不取以紓其困而繫其心使必責之一一盡輸于我也彼有逃去而已耳夫民之輸公家猶是也我聖祖當御宇之初免租之詔無歲不下彼其時創造之始豈不稱煩費倍今哉其常賦豈不斂額有定哉然賦愈蠲而未常不足於用者則爲其視天下爲一身苟有疾痛如同已出故常酌量于有餘不足之間以撙節愛養之也方今宇内恬熈太倉殷富足當九

年之蓄卽此所蓄積者而通融權處以補給一二郡應餬之糧尚何損于國儲之萬一且一舉而所以蘇民生者在是所以培邦本者在是

皇上何憚而不爲也天下之患莫患於下有疾苦之狀而上不知既知之矣然猶限於有常之賦而不急遺黎之急反裘負薪豈所望于

聖明視民如傷之世臣待罪言官目擊其事是以不敢隱諱于

君父之前也伏乞勑下該部覆議如應倣延平等處及西安府動支太倉全補量補之例將蘇松十

年分錢糧蠲免另行處補庶孑然之民得以煦沐于
皇上之湛恩所謂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者在是矣再
照取民有制則其取易供立法適中則其法可久自
往時輔政者以考成之法繩天下地方諸臣奉行太
過文罔日密民命日殘說者謂海内元氣虛耗多由
于此臣以考成之舉官不廢事事不逾期其用意固
亦無惡于天下但行之而善爲虞室屢省乃成之遺
行之而不善則不過一韓非督責之餘術耳其最不
满人意者令戸部註冊送閣查考是則以政本之地

兼錢穀之數以燮理論思之任而預天下之經費臣
以爲此非養閣臣之體也夫稽四方之登耗覈錢糧
之完欠者大司農事也事有司存即專責之自足以
爲治何必躬自督之而冒越俎之嫌也昔漢陳平對
文帝謂錢糧有主者責治粟内史至今以爲確論方
今　聖政維新一切煩苛悉從蕩滌固不至如曩
者之操切且錢糧應否止責計部其送閣冊籍應否
停免併其餘各部考事例乞
勅輔政大臣通行會議停妥以垂經久庶乎分守可

明事體可一人人皆得盡其職以自效而天下之治
將不勞而舉矣

乞寛恤以安地方疏　林應訓　萬曆八年任

臣於本年四月內巡至蘇松等處勘刼河工不意閏四月二十五日以來天雨傾盆連旬不止江湖湧漲道路悉渰暫回南京雷雨倍作京城內外街衢隄岸率多漂溺水勢不退於五月十一日牌行按屬蘇松常鎮四府水利官查勘各屬田地有無分數具申報奪去後續據各府水利官奉　臣牌查水患因由與各府呈報相同各呈批行蘇松常鎮兵備道并該府縣覆勘尚未詳報　臣自念待罪蘇松等處水利四年於

茲矣濬治之工罔不殫其心力復因去年淫潦之後
臣多方諮諏濬治浦塘加築圩垾凡以爲捍洩備也
自期非有大災可保無虞矣不揣今年復遭此患雖
據各屬報災災不過數縣其餘尚多申報無恙而臣
之奉職無狀其何以自諉耶臣以去年曾以災請仰
荷　皇上軫念東南重地　垂察狂瞽徵言特下
綸音禁亂民議蠲賑東南赤子遂得保全至今日又
復敢有所冐昧陳乞哉切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不思亂者恃有　聖人在上爲之扶植

而全安之也蘇松諸郡連年歲祲方今被災之民咸
盡力于植蒔之務而弗欲有亂萌者亦恃我
皇上聖恩浩蕩加意窮民而 明旨森嚴在人耳
目也知有嚴禁故相率以守 朝廷之法思有厚恩
故相率以待有司之 請茍臣不以轉聞乎
上則是下有窮民而情不上達上有 聖主而澤
不下究有臣如此將焉用之臣是以不避煩瑣復有
所瀆議者有曰今歲之災尚不至如往歲之甚且分
數未經勘報胡以輕數爲也臣以爲不然譬之人也

有血氣尚壯而驟得風疾者病勢雖危而藥之尚易至如久病者精氣已竭方在呻吟而風疾復有傷之即盧扁亦望而驚矣往歲之災驟病之症也故今歲之一分抵舊歲之數分今歲之二分抵舊歲之十分使不亟爲之所萬一秋期已過蠲拯不下事勢轉迫致有他咎將誰諉耶若夫上元乃京邑根本江都爲南北咽喉被災獨重所當一體寬恤者也除災傷分數容撫臣勘實另奏臣謹以被災緣由先期具報并蠲賑二事采之輿論酌之時勢補偏救弊立款以

請伏乞　勑下該部議覆如果臣言不謬亟
賜施行則東南之民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議蠲以救窮民惟今年各屬被水雖不稱爲全災
然其被災特甚者據一郡言之如蘇之常熟常之江
宜鎭之金壇是也據一邑則如吳江之十八等都長
之十二等都華亭之近於泖澱浦黃等保是也上元
江都類皆如此夫一邑災甚則一邑之錢糧無所出
矣一區災甚則一區之錢糧無所出矣向隅之泣誠

爲可憫往歲雖有蠲免率諸邑而皆攤之是以恩有偏枯全荒之區每畝尚徵銀一錢六分以上夫熟田得蠲數分不得爲惠荒田卽欲納一二分且無所辦矣況不止於是乎爲今之計宜行各撫按嚴責所司據實定蠲田果全荒卽與全免半災者量行攺折無災者照舊徵收至於災輕縣分不得比例攤平然有揑熟作荒者里排重治而官吏以不職論斥庶熟田不至倖免而荒區之民得受全惠將來免於追呼刑杖之苦此固無私之仁至公之法也伏乞

聖裁

一議賑以收實效　臣惟江南水多發於梅蔣之時而秋苗未長易爲掩沒故雖有河以洩水亦必有圩以捍水　臣於去年以來加高築圩除各縣盡責民力外即如武進無錫之蕪蓉湖汙崑山縣之西北等圩一則工程浩大民心弗齊一則村落用窮民力弗能措用隨該府縣之議量以備賑米穀賑之小民相勸於工而各區之田舊歲被淹者今皆得圩以救秋成可望此其明驗也往歲蘇松之屬破格議賑不下二三萬金矣給散之時小民未必親領侵冒者未必全無

至於鑿封之間吏書匠役抵換欺匿無所不至臣偶巡歷崑山曾究其人寘之於法蓋官有所散而無以稽其實故也先時曾爲議於此者似非原題之言遂寖爲今之弊耳宜行撫按查處堪賑銀米發督有司踏勘極低田地賑此荒民築此荒圩即使中間侵冐之弊則因圩岸之工可以考其虛實也此民有所濟以爲生土有所籍以興利其視請省賑濟事無實效者不侔矣伏乞

聖裁

陳末議以備採擇疏　孫惟城萬曆十四年四月上

臣待罪南臺頃以考滿進京伏覩　皇上軫念迺日塵霾蔽空諭令各該有司條具民瘼臣不勝鼓舞以爲　陛下勵精圖治洗滌吏風加惠元元海內稱治安矣而風霾一作輒壓　聖慮且惓惓爲生民之計此堯舜病諸之心文王如傷之視以是憂民民生何弗安也以是格天天變何難回也臣雖辭闕在途然伏念　聖諭諄諄苟有見聞尚可緘默臣竊思之今天下病民之政節年條議

陛下亦多允行矣豈宜有弊端未去而民間疾苦未聞者乎然有四事焉或人言之未及或及之而未行或行之而未至民瘼之所當察而不可不急爲之所臣請冐昧歷陳其說　陛下試垂聽焉臣所謂四事者何也

一曰禁投櫃以息朘削之端　二曰寛考成以杜科罰之害　三曰贍疲驛以息累逃之困　四曰恤收頭以免蕩傾之禍夫惟正之供不能不取諸民而一法之立恒一弊生焉不可不愼也　國初錢糧催徵

責之保里坐取委之大戶有司者驗比之而已故上無所容其侵謀之奸而下亦安妥及後好事者創爲投櫃之法防人之索壓而絕其侵欺而不知巧取之吏遂相率視爲利孔矣故投有加二加三者有加五加六者賦一費倍而戶人轃辦則難下歛怨而上比責而保里陪納則難悉民間之膏脂幾何不爲私囊之羸餘哉此法初行於江南耳後侵及於北方而北方咸受其病何也大戶勒索猶可訴之於官官則誰敢與抗大戶侵漁猶懼有官法治之官則何所于畏

故臣愚以爲此法不變民病未可瘳也爲今之計莫若行令撫按凡有司徵收一應錢糧除南方行久人情相安者量從其便外其河南山東等處地方仍令照舊大戶坐收惟隨收寄官庫俟其通完原封領出傾解官耗重者懲治之自始至終官不得染一指焉則朘削之患與花費俱絕而民庶不苦于輸納矣臣之所謂投櫃當禁者此也夫刑所以弼教非所以富國也撫按有司自理贓贖　國初存留貯庫正項支銷原無定額自嘉靖間始行搭括在撫按者解濟邊

儲在有司者積穀備賑後又定爲額例最後則其數

層增矣夫刑清則民安而限以贖刑之鍰欲其不煩

于刑胡可得也訟簡則民安而責以理訟之科欲其

不貪于訟胡可得也比廉吏苦難奸吏借口而濫受

詞訟橫肆科罰刑之所以日滋矣解濟多于上而民

力竭於下所積者未必能救萬民之饑而被罰者已

踵受其破家之禍雖經　明詔量減然額例猶存

而禍端尚未已也　臣愚以爲自今宜稍寛之撫按贓

罰多則解少則寡解亦常存畱其半以備地方之急

有司積穀多固爲功少不爲罪使得遂以寛民勿拘
考成之例則天下明知　朝廷之德意期在與民相
安於無事而不在於贓穀之有無由是上而監司下
而有司皆愛其民而所謂詞訟濫受查盤多問罪名
不恤一路之哭者其弊皆可漸次消除矣臣之所謂
考成當寛者此也驛遞之設所以通天下之往來而
令之地方冲疲告病者則十邑而十然矣夫驛禁旣
嚴而驛費必減宜稱裕可也乃反日益告病此豈獨
應付之累哉則以南馬之工料不足故耳葢驛遞之

費莫重於馬而馬夫召募之工料半出於江南半出於江北邇來北價猶足南價則歲歲拖欠矣彼之拖欠固當體其所出之艱而北之客使絡繹焉能一日不費況又有已徵在官而那移別用者乎一歲所當半歲不贍急用于目前而曾不得給領于日後客使一臨其勢不得不重息以稱貸日積一日出息愈多而坐困愈甚有司懼其逃竄或强取鄉民之有力者以充其役而利其包賠十役十累無怪乎衝途嗷嗷者之衆矣 臣愚以爲蘇北地之疲民莫如先清南馬

之工料徵在某處某處該徵其數或附入考成或以別項錢糧南北改撥務使工料應給各驛者毋歲常完而無欠而又以時給之寬其苛削則衝疲之民可以免於逃累是謂瞻疲驛也亦除民病之一端也民之害莫重於偏累而偏累之害莫重於收頭則今之所以爲民病者蓋不惟徵斂之急而已今之收頭之害臣固不暇枚舉姑以一二言之如南京侯伯祿糧一兩重壓二錢內官監白米三兩重壓二兩解京金花一兩重壓五錢甚至不才有司借出公費而折色

之收頭累矣南糧監兌需索於官旗河南席米把持於請托臨清等倉米麥積猾常例不下數十餘種加以碾晒浪戾虧折而本色之收頭累矣一收頭累則一戶窮一歲而數十收頭累則十歲而數百戶窮矣盡天下州縣之民家有蕭條而戶無興起者其弊蓋坐此乎今議者欲槩條編之法其意固善臣以爲條編可行而本折之收頭安得盡廢病痛殊未消也何也毫釐增損何所輕重于民而蕩産破業未容坐視其累故臣愚以爲收頭當恤也恤之之道無他調停

之而已矣嚴禁之而已矣解京錢糧皆交戶部而南京侯伯之祿內官祿米等項何獨不然一歸戶部收支則彼猾壓者無所滋其弊矣南北月糧多從改折而臨清等倉米麥獨不可比例而通融之乎願改折者改折則彼積猾者無所肆其他兌運需索之例蓆米把持之奸凡可以作弊而爲上納害者悉責司計之臣嚴禁而重處之即以是考其功能則弊端清而收頭庶乎不累民間之就窮者漸少是謂恤收頭也是除民病之要務也夫是四者或害生於法行之弊

或害存於弊治之久其務雖小而其所切於民生之利病甚大皆閭閻所恒疾苦亦臣耳目所親擊覩臣願陛下之無忽也然臣又有說焉邦本在民治民在朝廷民之力可盡而不可繼朝廷之用當節而不當糜陛下亦觀今之海內乎江西則有燒造之累蘇杭則有織造之累蜀楚則有採木之累畿輔徐邳則有採石之累曾有一處之不勞於役乎火炭添取熟銅添取御馬草料添取川扇添取天燈工料添取曾有一歲之不增于費乎故請蠲請賑

陛下雖俯從矣而當事之邑與任事之人獨受其累
者未必得聞于上 臣以為尤當加恵也減織造燒造
陛下雖已行矣而無益之費事在得已若天燈之累
者尚見憂愁於下 臣以為不當止于量減也什一關
市不可以待來年王者量入為出我
太祖須用之式非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者
乎 臣願 陛下内庭諸費悉以稽之
祖制所有斯必用而不吝 祖制所無雖欲用而
必裁則用於得已之中必尤有出於一時之私恩左

右之妄請而義在所必省者夫節財則贏濫用則絀
而一詘于上必竭于下　陛下之取用常省則民
生之受惠愈無窮矣如是而中外承休四方傳頌和
氣流通天變不作太平之治未有不樂享者也臣狂
瞽不識忌諱惟　陛下加察幸甚

陳救荒裕民崇儉足國疏　陳邦科 萬曆十五年八月上

臣惟自昔　帝王之世不能無水旱之憂是有災非治朝諱也然偶災而復稔則殘息可以苟延北歉而南豐則徵輸可以不乏民貧而國富則蠲除可以少甦乃若今日之時勢艱危　皇上以爲何如哉夫十餘年間無兵革而民已窮不旱澇而財稱詘人情洶洶已無聊生之狀矣乃歲以來災異屢見山陝之間六年不雨野無青草疫癘盛行死徙流亾枕藉道路迄今尚未卜收成粒食之期東南幾郡若蘇松

寧太及加湖財賦居天下之半邇年疊苦水淹所以收成不及十之五而今歲霖雨異常湖河泛濫田廬漂沒禾麥俱空又數十年未之有也往歲西北旱荒蒙
皇上憫念元元賑粟銀不一而足近見戶部上會計數歲出所入幾二百萬太倉之積不滿三百餘萬傳記謂國無三年之蓄曰非其國也况所蓄不支一年此尚可以爲國乎今日不議蠲賑則民命莫支議蠲賑則國計無補以南北俱災之時值公私交困之秋人情苦於倒懸公廩等于屢空豈非賈生之

所欲痛哭流涕時哉而　皇上安得置之晏然當
事諸臣亦安得視之泄泄也臣反覆思維濟目前之
急有法當酌議例當通行禁當申嚴惠當核實恩當
破格者五事皆所以為救荒之計也而至于經國用
以免匱乏之則莫先於　皇上之節儉焉臣嘗聞縉
紳之議有謂　國家毋輕改折蓋穀之所產無窮銀
之所積有限折色則穀賤穀賤徒能傷農而輸太倉
則民亦不匱乏此亦宏遠之識深計長慮也然在平
時可持此議若今日時勢又不可膠執矣蓋地方顆

粒不登小民糊口無策而責之以必令輸粟太倉陳陳相因俱可銀給而拒之勿令折銀豈非強民以所無而於
國家亦無甚利焉民何以堪乎故臣謂災傷之處除蠲數外若漕之難盡免者莫若暫從改折以寓寬恤其無災之處不得一槩輕改致虧儲蓄此折兌之法當酌議者一也向者春荒淮揚督撫臣曾
題留米四萬石濟地方之急而米價遂平民甚便之今運道經由之處災荒日甚米值倍增乞
勅各省地方撫按題借漕米濟急者許照淮揚之例

如數措處折銀解還太倉准其留米運赴被災州縣陸續以粟價補庫其山陜河南雖離運道稍遠然一自徐州抵汴一自臨清衛河之衛輝彰德懷慶而轉之大河達河南省會由此而上便可運及西安若西安少餘則全陜就食之民庶幾獲濟豈非拯救之一切務乎此借留之例當通者一也春間蒙聖諭處積米穀地方閉遏隣境糴買殊失　朝廷愛民均一之意着各該撫按官曉諭禁約務令通融協助大哉

王言眞救荒之要策也奈何地方官各

私其土　　諭旨雖嚴遏糴如故上官間一語問之則動以本處不足爲詞以致豐收之所粟狠戾而不售災歉之處民貴糴而無從相率流亡職此之故乞
皇上一語嚴勅各省撫按官密訪所屬郡縣有仍蹈前徹者不時条法其各處關隘但遇米穀船隻即時放行不許羈阻蓋商民販賣米穀必因本處價賤以故裝賣遠方若本地米少價高則士民必不輕粟而商賈轉賣利微即驅之不肯遠販又何事阻遏之乎此遏糴之禁當申嚴者一也偶災地方隨銀米皆可

賑矣而山陝等處連歲不收公私積粟俱竭縱傾帑藏以給之小民得金不可療饑徒增米價之貴騰而已今後乞　勅該部及撫按官凡迭災地方毋輙議賑銀或發臨德之米或查庫貯堪動銀易粟於有收地方務使饑民得沾實惠不致懷金枵腹轉爲溝瘠此則分賑之惠當核實者一也山陝地方小民拯死不贍雖欲不蠲且無從追納矣若蘇松等處額數太多卽不能起存全免而今歲之災迥異常時倘一切追呼不置非惟剜肉難完抑恐激生他變乞

勑該部詳議務將起運漕糧半准改折半准蠲免其各色折銀亦酌量緩急以議蠲停不得止蠲存留致爲虚惠且東南之災當嘉靖年間巳曾盡蠲運計今日太倉之積數倍於嘉靖而反悋一貸此蠲免之恩當破格者一也然此皆僅捄一時目前之急耳若
皇上不躬崇節儉汰省靡費則内帑坐見困詘又將以何者行蠲賑耶夫太倉歲出毎年納五百萬而供
皇上御用者九百萬此在豐稔平時則以天下奉一人分也誼也何敢言多寡乎惟是今日時勢民膏巳

竭公貯更虛上下皇皇計無所出不能不仰望於
皇上之撙節矣近者部臣言臣累疏請停織造止收
買減金兩罷銅錫　聖諭不曰照舊買進則曰遵
旨行豈以　皇上聖明顧肯恝然於民瘼哉臣知
左右近習有執　先朝舊旨以惑
皇上曰上上用錢糧從來不因人言停減也或曰停減
不可開端後將援以爲例也或曰今雖告免終當免
强辦足也或曰始且倍數多派待後量減以塞人言
也此說相沿牢不可破臣願　皇上歷查累朝收

支之數遍訪　先朝公私之積有如今日之帑藏空虛閭閻愁苦者哉及今不一節省此如千金之子囊橐已空租入復鮮家口嗷嗷而猶欲執先世之故態食必萬錢衣必紈綺尚幸其家之不墜無是理也且今所懇　皇上之節省豈敢望損於正供之內必瘠已以肥天下耶惟查其無益者罷之不急者止之未甚缺者停之派有餘者減之而每年可省三之一矣以此存積則公廩充以此槩蠲賑則民命活其效豈不速而甚大耶是在　皇上銳然儆惕且身

先節儉則各監局人員亦必仰體聖衷不敢泥襲故套矣臣觸事感時忠懷所發不覺詞之過激罪當斧鉞乞勑下該部詳議施行至于國用日詘之故海內虛耗之由其來已漸極于今日若不大加講求着實區處雖欲爲燕雀處堂之安已有剝牀及膚之勢矣并乞勑下大小臣工各攄所見用贊廟謨再祈申諭當事諸臣毋以天下事爲一人事而虛心采訪又當任國事如家事而實心措處則民窮可甦國用可足一人享無疆之慶萬年增有道之長

矣

水旱異常乞賜軫救疏　林可成萬曆十五年八月上

臣竊惟我　國家財賦多出東南東南財賦多出浙直若浙之嘉湖等府直之蘇松等府尤爲財賦奥區頻年災傷幸而未甚僅延喘息所望漸爲調劑復得完生豈意今歲天不悔禍水旱交侵大江以北如鳳陽淮安等府地方自三月以至七月亢陽不雨赤地千里大江以南如蘇松常州鎮江寧國太平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等府地方自五月以至六月霪雨連旬瀰漫無際旱魃肆殃未已甚者加以黑蟲滿野

蝗蝻蔽天齧食禾苗不生顆粒雨師淫溢未平甚者加以蛟水橫流氷雹搏擊漂流老穉相枕溝渠又有颶風大作湖海竝嘯疫氣流傳災病洊至閭里蕭索廬舍𠕋其無人烟火稀疎釜錡棄而不用使賈誼更生奚止涕泣而鄭俠或見胡忍繪圖臣猥以菲材誤蒙投擢叨任言責待罪醬臺密邇災傷處所稔知凄楚情狀哀此顚連日夕憂戚顧念洪武二年太祖高皇帝詔曰鎭江太平寧國爲　京師畿郡創業之初止此數郡供億子孫世世不可忘江左之民

於是夏秋二稅悉與蠲免是無事之時尚加撫循也
況值今日之災傷乎又考嘉靖七年
世宗肅皇帝憫蘇松被災蠲免全稅發太倉庫銀一
百萬兩抵補起存錢糧餘行賑濟是遇災之日破格
存卹也況災傷之尤甚乎　皇上誠倣而行之遠
繩　祖武而近守宗法可乎　臣又聞山陜河南等
處連年大旱今歲益烈雖山西雨澤近報霑足而陜
西河南至六月尚未得災以繼災歲復一歲家室真
如罄懸草樹亦已剷盡米珠薪桂何足以喻今年三

月間南京戶部欽奉　皇上德旨差司官解銀一十六萬兩賑濟陝西柰粃粒無存糴買不出見銀徒在無異土苴但見彼中百姓富者抱珍衣錦立斃街衢貧者棄子拋妻直投水火言之痛心思之酸鼻寧忍坐視其斃而已乎臣思一切蠲除勸借召商和糴興作鬻粥等法皆不足濟而急救燃眉之術無如發粟一端憶往歲伏覩　皇上念山西陝西河南等處旱災慨然從建言者之議發帑遣賑蠲稅停征迺知　皇上惆念元元恩之渥也臣又憣然喜曰

皇上家視天下子視萬民豈有極援財賦淵藪之民不如山陝河南之民乎第恐安步徐行非以救焚溺之棘而勺泉掬水無以活涸轍之魚蓋此數郡舊穀既乏新穀不發枵腹者難以待上戶匱乏下戶離仳待哺者難以數計其勢誠急其情可悲不啻蹈乎水火而困於涸轍也伏乞

皇上軫念東南重地以培養財源為急查照浙直撫按奏報災傷分數早

賜俞允速渙

綸音發倉庫以濟民饑或賑粟使嗷嗷之眾及今賴全活之仁議稅糧以寬民力或緩

征使奄奄之民將來免暫催之苦庶幾焚溺可拯濟
魚可蘇起死回生大造莫過矣蓋諸郡之恒暘恒雨
俱在佈種之時百物既已焦枯四郊亦久淹沒縱甘
霖大沛何補毫毛惟 皇上洪恩一布則燔炙者
舉可出諸鼎鑊而逃亾者盡可登之衽席往者
皇上命發臨德倉糧以濟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生
全甚衆而陜西猶未之及今聞二倉儲蓄尚有餘糧
臣願照例發賑陜西雖不無轉運之煩而水程居多
勞費先由黃河載至近陜次後從陸路輓入關

中或令該省差官隨帶車輛前來接濟庶幾億萬年生靈垂斃而復活百二秦關大定而不摇亦安邊濟時之全策也其在河南雖已蒙賑過然災傷無改於舊屋卹不厭其頻惟一視而同仁勿飽此而餒彼是則乾坤浩蕩之恩而皇心所當加意者臣本書生不諳事務然目擊時艱心憂民隱失今不救恐生厲階遂竭芻蕘之愚以紓宵旰之慮如蒙勑下戶部再加覆議從長區處若果臣言可采亟賜施行則南北赤子俱獲更生而書稱元后作民父母

者於我

皇上見之矣臣愚無任戰慄激切之至

敷陳救荒要務以濟時艱疏

黄正色 萬曆十六年任

頃者水旱頻仍蒸黎失業浙直江西河南山東陝西等處流離瑣尾道殣相望父不能顧其子夫不能保其妻始而食糠覈茹草石今野無青草樹皮且剝盡矣始携老幼鬻男女今强食弱生啖死甚哉父子相食慘及骨肉矣懦者轉于溝壑强者聚而衡擊所在嚻然人心思亂如南直之揚州上海江西之進賢餘干皆擁衆攘奪莫可誰何慈谿則生儒勸借士夫爵

溪則軍人圍縛官吏頗聞震澤具區之間聚衆立號漸不可長語云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亂自古揭竿斬木之變皆由於此是可不爲寒心哉

皇上視民如傷側身引咎屢下　明詔議賑加惠元元之意至渥也奈何天未悔禍災沴薦臻自春徂夏大江以南霪雨綿綿田圩渰沒淮揚以北旱魃爲虐赤地千里以旣困之窮民當此未回之天意夏麥失望秋稼未登小民訛言官司束手欲請　內帑則

皇恩不可屢徼　內帑則告匱矣欲發倉廩則年來

搜括略盡而庫藏皆空矣欲行勸借則累荒之後雖大家巨室亦上困於徵輸下困於逋負而閭閻之積如掃矣　臣反覆思維計無所出欲爲權宜救時之務惟漢時入粟之令庶其可行乎昔漢文帝時賈誼晁錯以積貯爲憂勸帝募民入粟拜爵免罪曾未幾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除民田租海內富庶當其時未有天災數年之水旱也而文帝猶爲之況今日乎請將戶工二部見行開納事例頒示天下令納監納級人員皆輸粟本處文書類繳其所納之粟聽

有司隨時賑饑庶納者樂輸轉之便饑者獲及時之
恩此兩利之道也或曰此策若行將礙工部凋納不
知大工今已垂成可緩之一二年以拯萬姓垂絕之
命臣知其無不可也至于贖罪之說則不獨漢有之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金作贖刑是唐虞
之世亦未嘗諱贖也今除徒杖等罪律有常贖及軍
罪以上曾經奏請　欽依者不敢輕議外其餘有
罪在大辟而情可矜法可疑其力能自贖者或罪當
遣戍而法不至死者或誤問革而不當以一眚棄者

皆令其出粟免罪以所犯之重輕爲納粟之多寡然收發以賑饑民如此則上爲不費之惠而亦可全好生之仁下拯垂斃之民而亦可以保無辜之命此一策也臣謂目前救荒之策似無便於此譬之醫家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入粟之說正所謂急而治其標者也若求備荒之策而永久可恃者則惟義倉之說焉夫常平義倉自古有之顧主之在官則擾令民自爲之則便此固臣之所目擊者今見任南京刑部尚書陸光祖置義倉於秀水縣以三十都捐數百石

爲本春放秋收豐年則三分取忐歉則減之荒則置
之毎五人爲一票票有長十票爲一約約有正彼此
互結即奸頑亦不能負不十年而米石幾以萬計其
先盡㳂本圩本里次及各圩各里米漸多則所濟漸
廣凡圩岸堋塌怠惰不修者不貸其願修圩岸者量
加工本不惟鄉民有濟而水利亦興即一都一鄉而
天下可知矣今且倣此法令所在有司勸民自爲之
如一都之中有殷富者有稍厚者各量力捐資多者
百石或數十石少者十餘石擇忠實者各量力司其

出入斂收票約悉如前法豐年旣以薄息而民樂於趨凶年自可備賑而民免於困雖有旱乾水溢不能爲之災矣且今官家之田耕種多由佃戶部內居民大率皆由此也義倉一立則佃戶永有藉而田土不致抛荒是一舉兩利將有不賞而勸者至於始事倡義之家仍令有司量爲旌賞或免其更徭則人益鼓舞爭相倡義而在在蒙樂利之益矣 臣 目擊民艱不勝款款謹陳救荒三策以舒目前之急以備後日之虞倘所言不謬伏望 皇上俯賜採納

勑下該部作速覆議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蠲豁馬價疏　彭而珩 萬曆二十年六月上

臣奉　命巡屯兼管馬政往歲巡歷泗州叅謁
祖陵其時晴霽良久而州治十九水淹公署亦在沮
洳登　陵眺望萬頃滔天茫無彼岸因訪其人民
日逃月竄皆因田没糧存力不能陪計無復之故土
臣目擊景象為之心寒邇來聞彼中民昏墊之苦較臣
巡歷之日更有甚焉為一想像輒為流涕臣竊惟天
下之患莫大乎無民離散者無民之漸也在郡邑且
不可況泗州哉泗人流離瑣尾其命不絕如綫欲為

招輯計宜莫如蠲若尋常之蠲亦無當也其必破格
而後可乎近該穎州兵備道副使王之猷條議拯卹
之策有三一馬價銀兩宜永蠲一漕糧改折量減一
協濟河夫宜免派此三議均爲喫緊均應允行地方
當事諸臣諒必有采其議以　請者惟是馬價一節
臣職掌在焉安敢以無言查得該州在　國初時原
無派養馬匹宣德間因江南高淳溧水等縣水災將
彼中馬匹寄養於州久假不歸遂沿爲額每年派納
折銀二千七百五十兩後又加至三千三百六十兩

隆慶二年及派草料銀七百兩夫原無額設而陸續增之數逾四千不可言少藉令泗無水患猶慮不堪玆者桑田滄海變遷異常執續增之課而責水中之民以辦之其勢必不能矣萬曆十六年起至二十年止馬價該撫按兩次請蠲蒙

恩允免民困少甦

今限期滿矣無何又開徵矣彼流移之民畏此徵求誰肯復還故土其境內孑遺畏此徵求又將散而之四方則安可不及時圖之也臣　請將該州馬價草料銀兩永蠲勿徵不然則請自三十一年爲始連蠲

十年俟限滿另議徵豁　臣非不知　蕩恩不可以長
徼第念該州彈丸之地在水中央泛濫三災慘不可
言目前行諸臣相度咨議未有定策則疏瀹之效猶
未可以旦夕計也議遷減議開河興大工必動大衆
則勞民息肩之日猶未卜也異時險阻遠矣汙萊開
墾豈宜一旦可望成熟耶戶口消耗豈一旦所能生
聚耶久病之夫尫羸日甚調理休息非假以歲月不
可若遽責以負重實速其斃泗人亦然則　千之蠲
不言久也聞太僕寺馬價積儲稍裕不以區區一州

之歲課爲盈詘矧泗爲　昭代豐鎬之地
祖陵在焉以湯沐之故而永蠲之亦不爲過他處亦
不得援以爲例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如果臣言
不謬將該州前項錢糧酌格蠲豁庶瘡痍少甦離散
漸復　國家根本之地益固而　列祖在天之靈
益妥矣

乞備荒停刑疏　　劉　寅萬曆十七年七月上

臣讀洪範見箕子衍庶徵之疇云人君五事修則休徵應五事失則咎徵應而王與卿士師尹隨分驗之是可見天人感通之機捷於影響君臣修省之道不容懈弛從古已然於今為要彼南直江浙湖廣皆稱財賦之地　國家所仰給者邇來數月不雨旱魃為災春末之播夏末之耘秋末之收即草木亦多枯槁井泉亦且乾渴旱之極矣而瘟疫之流行十室有九一家之老幼十去二三此固氣數使然實由在事臣

工奉職無狀所致則守法信度生養安全以下奠民庶上弭天變者不可不亟圖也臣竊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而救災恤患尤宜蚤為規畫荒政非一載在典冊與發於　詔令者歷歷可考無容再贅臣特言竊于今日可為目前之安者夫撫按統制一方則視民饑猶己饑者乃職分之常此時宜如救焚拯溺汲汲皇皇經畫區處無所不至責令監司巡歷州縣問民疾苦查果某處災傷為重某處為輕從實具奏以為蠲免之次第又查州縣之官某為廉能某為

貸郡嚴加戒飭以免百姓之誅求仍查各項錢糧某
爲當急某爲可緩條分縷析以定催科之先後又查
衙門人役某爲民害某爲冗食沙汰整肅以去城社
之憑陵又查各項詞訟某爲遠年某爲戶婚俱令省
發以免閭閻之騷擾又查相連之境某地有收某地
不收禁勿遏糴以爲有無之通濟又查某事可積穀
以備賑貸某處可勸借以贍貧乏查某興作可止以
惜民財某禮節可殺以省妄費凡此皆爲一時樽節
愛養之法可以救凶年死亾之患而厚生之政豫矣

夫救之於未饑則事逸而功倍圖之于已壞則空勞而無補民饑盜起則兵戈擾攘益爲不堪近如劉汝國者豈非明鑒耶夫民之疲矣而枸囚困者染疫尤甚我

皇上屢年停刑彼須臾勿死者莫不均沾浩蕩之恩臣何敢再請以沾博大之名但臣觀罪過大者卽不時處决未甞輕縱而監繫者則可疑之獄纏延既久非老則病死亾無歲無之况値瘟疫乎卽近時有罪律不合者尚未見宥由此觀之四方之可疑者奚啻十倍臣昔待罪下邑曾見停刑矣如四川

雲貴等處以道路之遠未奉部文先以決之則死而不得復生而殊恩容有未盡沾者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蓋仁可過義不可過也臣冐昧以為大疫之歲不可無破格之恵孑遺之衆不可無寛恤之澤我皇上德并生成卽再一停之所以為慈仁為天地也豈曰姑息如不可再各直省惟處一二重辟以示懲創其餘情可矜可疑律未合者法司椎鞠窮詰緣情擬罪依律上請早為開豁勿使老羸于獄為聖世之寛抑也昔唐

太宗縱囚三百迄今侈爲美談我　皇上仁聖聰
明陋漢唐諸君於不爲者何嫌于至再至三耶夫厚
生者責在百執事飭吏之權在　上好生者機在
皇上烝愛民之德格　天令明良喜起燮理參贊
宜乎休徵類應矣而災疫君此則克謹天戒者非今
日之急務乎願　皇上致中和之極擴覆載之量
俯念古今周成王有足法者昔周公進戒成王祈天
永命而必以和民爲本責之顧畏民巖而必以服御
事爲先責之化服臣民而歸之曰王敬作所不可不

敬德蓋敬者德之聚而洞洞燭燭兢兢業業惟恐一念之不公一事之不當者敬之長也人君天之宗子惟心可以通天惟敬可以存心天體事而無不在敬當無往而不存彼自深宮內室以至大廷端拱皆不可忽之地自左右僕從以至輔弼臣鄰皆不可忽之人自語默動靜以至飲食起居皆不可忽之時自立本定國以至發號施令皆不可忽之政自尊養孝順以至燕翼貽謀皆不可忽之道於此一主於敬則心和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可以迎嘉祥洪範所謂歲月

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者此也

伏願

皇上不棄臣芻蕘之言　俯賜採擇

勅下該部將臣所言備荒停刑者酌量議覆施行則

於民生未必無萬一之補而四海有謳歌之慶矣天

下幸甚臣愚幸甚

乞肅吏治以安民疏　黃仁榮萬曆十五年九月上

臣等待罪留臺接到邸報伏覩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承天子民惟恐匹夫匹婦不得其所乃者南北水旱災沴頻仍百姓何辜罹此酷罰朕心憫焉不寧守令為民父母宣上德意下達民情為職乃者貪墨之吏剝下罔上肥已瘠民或罷軟廢事炫燿博名侈費傷財阿承取悅朝廷雖有蠲賑實惠不及於民其問斷獄情每多寃抑撫按官亦不為虛心聽理淹禁日久干連多人以致斃獄情由猶為可矜所以傷

和致災皆由於此爾部院今後選擇守令毋用匪人阿縱不職仍嚴飭各該撫按官務在懲貪墨理冤獄舉察所屬務在有犯必懲以稱朕計安元元克謹天戒至意一應合行事宜次第修舉其欽承毋忽故諭欽此仰見我 皇上一念憫恤元元之意恨不起四海之瘡痍於一旦而躋之咻噢之地雖古帝王視民如傷之心不是過也且 勅部院次第修舉合行事宜臣知斯民更生之會將在今日然合行事宜不出在 廷諸臣之所言其最切民生而為今日之

所當申飭者則莫如　聖諭中之選擇守令耳蓋守令之職最爲親民苟得一實心守令之吏不必斗授匹賜之爲惠而政令詞色皆惠也不得其人丘山之粟徒飽奸欺貫朽之錢徒塡谿壑方今　朝廷清明俊乂布列奉宣　陛下德意以惠養蒼赤者固彬彬在位也而傷和致災以重爲斯民困者亦不可謂無人焉其大端則五吏不除雖傾太倉之粟而賑之雖盡起存之賦而蠲之皆屬虛文無救於下民之困苦　聖諭謂　朝廷雖有蠲賑實惠不及於民

其弊正坐於此臣請先言五吏之害而後及今日修舉之宜

一曰咎在貪吏之剝削也今天下州縣吏受賂鬻獄至五百兩其罪至于戍邊與亾命之徒竝列什伍此亦天下之至辱也然猶多冒行之何也其說有三府胥賤吏與夫以貲入官者皆得補郡縣彼知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躋於顯貴之列是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其勢然也有血氣既衰志惟在得此其初未必貪夫也不幸而歲晚途窮屢屢靡聘則遂以自棄

此兩者甘心於不肖者也雖至於鞭笞戮辱不足以禁其貪又直假詞訟倖科以豪奪其贖鍰橫取其羡金若以爲宜然曰吾不鬻獄夫誰得而議之此在賢者且然也民財止有此數此三人方日誅月朘而無已時此傷和致災之一也

二曰咎在酷吏之鷙悍也今天下頻年水旱呰窳偷生而亾積聚民散久矣是以詐僞成風訟獄滋起大者遠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赭衣載道牿拳盈犴仁人之所不忍聞也乃今之聽訟者臣每見其捍然

任意既無照覆之明淫威已逞又無見牛之痛計其民祀不過薄責一不服輙以笞掠定之即有寃不及白者亦見尺箠在庭旁皇驚顧不敢出一語自鳴也胥吏之徒舞文撓法十金易字百金易詞爰書以成郡縣又重成業不喜覆勘往往有罪者其詞既不與罪蒙而無罪者又牽於文致不可得及株連蔓及無復提出之門徒日夜從縲絏中自苦呼其寃而已此傷和致災之二也

三曰咎在慢吏之因循也方今吏治之弊不止一端

而苟且偷安塞責一時留之則民生無補去之則官
箴未壞今天下十而七八也何也頻年以來士習盡
壞始之以持祿位之心繼之以沿習俗之念能者不
思激發以自見不能者甘於廢弛而無用依違可否
未聞有一言以切引事情安習故常未見有一事以
深究利害俛首帖耳于簿書期會之間以了故事僥
倖於三年五年考成而無過曰吾歲滿矣吾可拱手
遷去矣譬之百戲之場各相互弄以偷耳目使天下
之病日甚一日積至於不可復爲而上之人方且目

爲安靜間有滌蕩振刷以求補過於民者不外此而内蹟此傷和致災之三也

四曰咎在巧吏之奔兢也天下之事固非遲鈍木彊者之所能辨而智巧才辨之士又多炫飾於耳目而無眞德實惠以及吾民知廣譽在過客則飾厨傳以悅過客之心傷財勿恤也知起謗在鄉貴則狥嘱請以杜鄉貴之口撓法勿恤也知事權在要津則厚遺餽以結要津之知喪耻勿恤也其所畢智竭慮者皆奔走趨承之事至于閭閻利病生民休戚泄泄然秦

人視越人瘠也此至一年而薦五年而取此輩往往
居先而悃愊無華者後矣則今之仕者又何憚而不
務奔兢此傷和致災之四也
五曰咎在遠吏之恣肆也方今天下法度內肅而外
弛邇嚴而遠遺畿輔之近上無容奸下無宿詐庶幾
可以語治荒服千萬之外貪吏白日攫人之金而莫
之禁酷吏日斃赤子箠楚之下其誰問之遠民咨嗟
無所告訴莫不飲血嘆息仰而呼天說者皆曰見聞
有所不周法度有所不及勢也噫是不然山海瘴癘

之鄉有力者孰肯分符以去往往以科貢選及罪而當黜者置之若弁髦然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已不慊然於其心三年五年計期又度不免是以不自聊賴而亦視其民肆意妄行無所顧恤此傷和致災之五也五吏相賊而害民猶之五行相沴而病民日夜犯其肌膚侵其骨髓雖有倉公扁鵲何救於死亾哉頃見山陝保定等處　大計救荒之吏而斥陟之輕者降級重者褫職亦甚嚴矣宜乎五吏之不容于民上而民得以甦旦夕之命也然未聞某縣之民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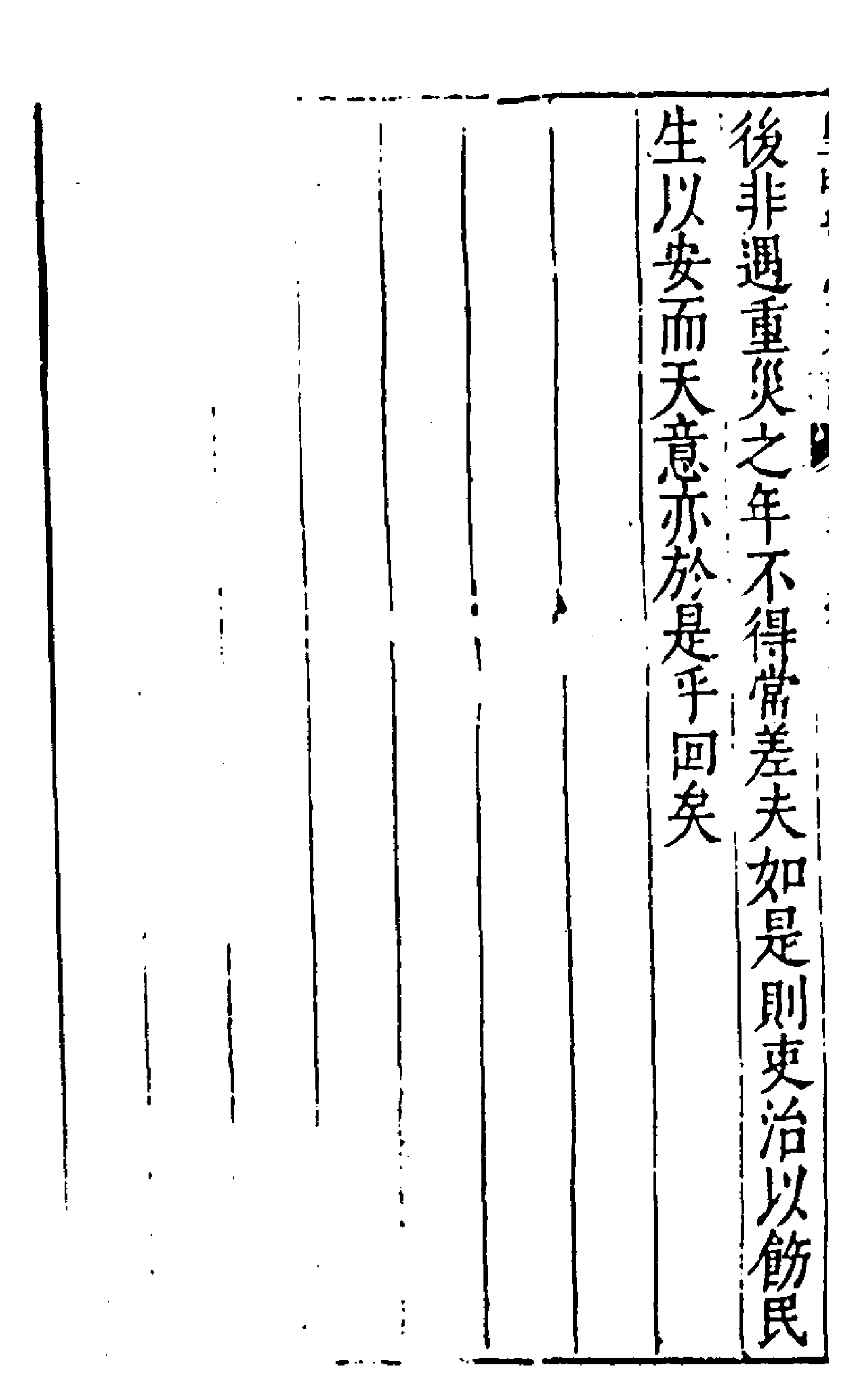
饑困某州之民免於逃移而呻吟愁苦不安其生者日甚一日此其故何哉方今天下大患在於習故常之過而昧通變之宜圖苟且之安而憚振作之勇總之無實心無實事也凡事皆然不特救荒一事蘇軾曰宜如諸葛之治蜀王猛之治秦然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然後今日之吏可飾今日之荒可救蓋病之所由來者深則以治之者固非因仍苟且之所能去也而當事者乃且循舉劾之故事泥資格之常談各舉一二科貢之士或有弛罪當去借以

塞責不已疎乎嘉靖初年吏部侍郎何孟春因歲不登條奏宋臣救荒二事其一宋高宗時李光奏曰方令之患莫甚於州縣之吏蓋公廉多不容而贓貪或得倖免百姓受弊不可勝言慶曆間歲旱范仲淹請遣使者往勞來之於是命仲淹爲江淮安撫令曰荒旱民多流徙願選公忠亮直之臣通臣情曉民治者以撫爲名察郡縣貪苛之吏其二宋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講行荒政全在得人任得其人則能每事隨宜措置不至乖疎任非其人鮮不敗事守令不堪倚仗

宜委諸路監司體察監司之責在今尤須謹擇若旱傷分數稍重必須選帥臣有才望者專一措置施行由此觀之救荒之有安撫有體察宋嘗行之何孟春嘗言之矣其在于今日謂宜訪安撫體察故事于西北東南重災地方之所救荒之策如蠲如賑如改折如贖罪與夫縣爵以待輸粟輸銀之士皆得便宜行事有可變通者不必泥夫故常有當振作者毋得仍前苟且州縣官員並得舉刺賞格刑條一以荒政爲主不得泛及他事其間或有仍前五吏者許其特疏

斥逐單車匹馬親詣郡縣兼聽博采周知地方之利害災沴之輕重凡事之關於荒政者悉以付之如此則授任專而操術簡庶乎其有濟矣蓋救荒之政因地所宜非若其他政令坐之廟堂便可通行天下者也最卑莫如州縣然修舉非其得專最尊莫如撫按然徧歷非其所暇又且一心緩徵又一心以畏考成泛泛焉莫任其責令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軫念災民然後得以熟籌靜慮求生民之大計而惟其所欲爲 臣 非妄言也今天下之鹽政舉而歸之巡

鹽天下之刑獄舉而舉之恤刑其他茶政莫不有專差凡責專而後其事可舉也方今天下二三年間旱澇頻仍南北兼困議蠲則計臣難之議賑則絲吏難之議罷織造停買辦則陛下又以爲不可所恃以撫此孑遺者二三守令若無專責荒政誰其舉之伏乞　勑下該部亟爲查議或于卿寺科道官內揀選曉吏治通民瘼者二人專一措置施行或查近日都察院申飭撫按官專督監司事例於各司道官內揀選公忠亮直之人專重荒政事竣即止自


後非遇重災之年不得常差夫如是則吏治以飭民
生以安而天意亦於是乎回矣

請緩徵弭亂疏　　　　　　　　　　朱吾弼萬曆二十八年四月上

臣承乏江上弭盜安民乃其職掌邇者逆惡趙古元孟化鯨等無知么麽敢於狂逞雖古元未獲業已伏誅執黨意自悔禍遠遁乃本月初四日臣又接淮徐兵備副使郭光復申到淮安府抄錄逆賊僞示內開順天王詔諭孤立爲王非圖尊貴實救萬民即令罷用宦官不納忠諫聽信姦妄剝尅民膏殘害生靈天人共怒切照連境兇荒萬民塗炭去年淮徐二郡二麥少收雖種秋田先遇炕陽禾稼枯槁後遭大雨連

綿水深丈餘淤没已盡又兼太監抽稅擾阻客商民
無營計日亦難支即今青黃不接百姓流離嗷嗷待
斃孤心惻然今舉大義替天行道應命順人自立爲
王特示詔諭本郡在城并附郭鄉村鎮集居民得知
如有早識時務順命投降兵到秋毫無犯將爾百姓
大施賑濟萬曆二十八年以前拖欠錢糧盡行宥免
以後蠲免三年稍甦民困拯救殘遺再赦釋獄囚以
取豪傑上至官將下至軍民有能獻倉庫城池門禁
定封侯爵與國同休若能聚千人短住糧運封爲伯

尉聚百人或獻銀百兩或米百石封爲指揮如若執
迷不識時勢抗違天命不順孤者大兵至日誅戮一
空汝若順命所有害民贓官汙吏與爾除害决不食
言故玆詔示遐邇知悉等語僞示一紙到臣　臣不勝
憤怒除一面嚴行緝捕防範并移文各郡縣出示曉
諭安民毋爲逆賊所惑酌量緩急追徵外　臣日夜思
維所職下江一帶十九濵江沿海鹽徒盜賊最稱淵
藪錢糧逋負甲於天下萬一有司追於　屢旨而
歷年拖欠之𥡴徵貧民迫於有司而合室係累之不

免勢必至於妨農妨農則失業失業則計窮而生促計窮思亂生促忘死一惑於逆賊之蠲徵再惑於逆賊之封爵匹夫揭竿萬夫響應事有不可知者臣愚謂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急在收拾人心今誠無切於緩徵者故唐馬周諫其君曰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修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陸贄亦曰建官立國所以養

民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
其所養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
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啓其君更定
徵稅限期詳二臣忠直之論正今日對證之劑我
皇上仁聖剛明媲古帝王而陋唐宗於不居者 臣最
迂鄙謬辱
主恩自許寧敢後於周贄耶屢奉
嚴旨頒示院司郡邑凡有錢糧干係官員靡不住俸
責令追完 臣目擊多故支費孔艱正供民分徵欠
國法自應催督完解豈有胄無心忠 君憂

國耿耿寸念反在閹人武弁下乎第逆賊無忌窮民
易搖東作方殷春耕當慮憤激時事竊倣唐臣冐昧
以瀆聽　宸聰懇乞　勑下戶部酌議上
請除萬曆二十七年一應錢糧無災地方勒限追完
其二十六年以前者盡行停止俟秋成開徵時須
詔告天下明示　朝廷體恤德意諺云寧爲治亦
不爲亂民家自爲守人自爲兵縱有赤眉黃巾終是
釜魚劉趙古元輩未足稱鼠竊狗盜之雄且暮將齒
鈇鉞奚亂之足憂者　臣故曰緩徵爲今日收拾人心

弭亂第一切務也不然歷年所稱拖欠者非包攬無籍之棍徒則實不聊生之窮漢耳箠撻桎梏之難堪有田宅則鬻田宅田宅盡則賣妻孥已之田宅妻孥盡則株連兄弟兄弟之田宅妻孥盡則又蔓延宗族親隣縣差四出鷄犬不寧卒之家家驚皇邑邑騷動彼棍徒無籍窮漢無聊其兄弟宗族親隣又僉受無辜之累將人人思亂所稱鳥窮則啄獸窮則攫者是已夫非逆賊以蠲免之僞示號召於前而我以催督之嚴令爲之敺其後乎其時即朝議停徵而夕下令

晩矣不可不爲之寒心者臣願皇上鑒臣樸愚
軫民窮苦　亟賜施行庶幾人心固而亂本消朞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無任激切哀懇之至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三

財儲類

撫恤屯田官軍疏　方日乾　嘉靖年　貴州道

興利救弊以裨屯政疏　方日乾　嘉靖年　貴州道

議處急缺段疋銀兩以寬民力疏

陳堂　隆慶年　湖廣道

乞定錢法規制疏　唐奝　萬曆年　四川道

計足軍儲疏　劉寅　萬曆年　山東道

乞脩屯政疏　彭而珩

陳倉場末議疏　章守誠　萬曆年福建道
邊餉部入疏　揭廷諫　萬曆年雲南道
陳倉庾利病疏　柳佐　萬曆年貴州道
循職掌定軍餉疏　蕭如松　萬曆年河南道
請旨申飭積玩疏　孫居相　萬曆年福建道
權時宜崇節儉以裕京儲疏　譚希思　萬曆年福建道

撫恤屯田官軍疏

方日乾　嘉靖年任

一曰召佃　看得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賠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間有暫荒之田易於開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　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名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率全糧彼欲兼領又患窵遠孰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地而賠五十畝之稅哉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賠者愈賠患不得息

自非 朝廷寛恩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具告本衙門計畝定稅給帖承耕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田官分外科擾俟三年成熟方許征納深爲有見蒙本院備劄到職竊惟前項荒田零坵僻遠則不便於全領荒蕪則不望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苦於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租稅則人憚於賠糧而不敢佃即今勘得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

荒田畝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儘堪耕闢乞聽
本衙門多方召人佃種不拘全分隨其所便開坐畝
之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之後財力稍舒補完蒙本院
備劄到職竊惟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
准抵逋糧揆諸事體恐亦未安合無照各年分豁災
傷事例查各衛見今勘實堋荒田地若干所欠屯糧
悉爲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
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暫准開俸其餘
二分續征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俸

朕幾人心有所遵循漸次補完否則各官之俸可任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尚資於此軍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令俸糧久住日用無措不免侵尅屯軍屯軍旣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之爲愈也如蒙乞賜施行非惟屯官有資生之慶而屯軍亦無侵擾之虞矣

一曰薄徵　照得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每畝納銀一分

六釐盖又輕矣看得比較之田屯軍一名佃五十畝
毋歲納糧一十八石內准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
六石豈得為重但　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
加以時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
如南京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
地葭莽極目不勝淒凉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
與區豁逐年俱係衆戶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
亡賠補反覆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今極矣今
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欲將三則

之內一項停免候年豐人衆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種若干頃畝照常輸納見荒田頃畝若干姑且停免以待召佃成效一體征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蒙本院備劄到職看得田有常額額有常稅前三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遂欲除額一項恐亦有碍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征待召佃成效一體征收竊恐法亦未備盖停征而不召佃則征之停者何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召之佃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淮巡

視屯田監察御史唐勳王世爵等屢次題行欲通查
各衛坍荒田若干頃畝坍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
作改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内每畝加銀分釐
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為永久
可行之規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計算勘實各
衛坍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零實崩坍合
應除豁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的係久荒難於
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合無照依都
御史杭淮等官所議將前項坍江田畝悉為除豁比

較荒田俱減作成科計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八項每畝加銀五釐共加出一千五百二十四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備欠額糧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二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陞作五升三合五勺共陞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開坐畝段俱赴本衙門告領戸由開墾耕種永爲已業量寬二年租稅待三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征收

如此則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落和州等屯荒廢久遠措力爲難則雖薄征改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爲之計查得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槩被軍官戶内舍餘侵領每戶領戶由十紙二十紙者有之磽瘠不堪之田俱着貧軍領佃賠納稅糧最爲作弊合無通查衛所戶由每戶多領二紙以上每三紙者着領久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

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待十年之後成熟已久仍當復作比較　國稅可增人心亦願如蒙採擇施行則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弊庶幾可清矣

興利救弊以裨屯政疏　方日乾 嘉靖年任

欽命巡按南京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縣清理錦衣等四十二衛屯田照依清軍事例三年滿日差官更替自揣微才莫勝重寄奉　命以來已經三年計日雖多全無寸補用心徒切實有餘慚但巡歷久而風土浸達咨詢遍而利病頗知得於目擊耳聞未敢條分縷析姑以至切要者言之夫興利莫先於賑濟補弊莫急於坍江賑濟預則饑年不至於逃竄坍江補則窮軍不苦於包賠屯務最切要者宜無有過於此

也謹以便宜二事具本奏陳如蒙　采納實軍民之福也

計開

一曰備賑濟　臣惟南京各衛撥派駕船運糧各項軍役固皆貧苦然未有如屯軍貧苦為最甚者蓋各項軍役俱有月糧可資屯軍則自食其力輸糧於公牛具種子備不及時收成鮮薄僅足為納糧贍家之用一遭荒歉輒至流移宣德成化年間屯所饑荒陸續借過應天府常平倉糧四萬餘石賑濟軍士賴以

存活自此以後歷弘治正德至今五十餘年饑荒累
見不復聞有賑恤之舉盖由本衙門自無蓄積饑荒
之際欲頻借貸勢固難爲奉職之臣坐視軍士離散
再無別處至於弘治年間巡屯御史亦曾建議欲於
各屯設立倉厫將本衙門一應問過詞訟贓罰紙價
銀兩買穀上倉以備賑濟亦一策也但各衛三十六
屯地方四散若盖草厫約有數十餘所土木工力先
難措辦且無均徭斗級看守人役謀議疎濶事寢不
行臣 看得各衛屯所俱雜處應天等府州縣地面臣

奉　命以來問過贓罰紙米贖罪等項價銀紙價以十分爲率八分除解南京都察院作正支銷二分本衙門公用外查得罰銀尚有一千七百餘兩贖罪稻穀三千二百餘石見貯各府州縣倉庫趂今豐成之際動支前項銀兩差委廉能官員照依時價收買好穀幷原贖罪穀石俱仍貯各倉自此以後但問過贓罰紙價逐年查算收買穀石貯積各收倉廒若遇有大荒之年審實極貧軍餘各就該地方倉廒支領造册奏繳其倉廒無創立之煩關支有附近之便深爲

便益再照南京總督衙門總理屯務各年批發各司詞狀贓罰紙劄贖罪穀石數多亦俱貯各府州縣庫倉如蒙一并存留以備屯田賑濟如此則稲穀益多賑貸有頼屯軍不致失所矣

一日處坍江　臣惟南京各衛所屯田大半附江原無高堤捍禦江流只靠沿堤栽插椰樹潮水一漲漫不可支年復一年江形漸移附近田土漸次坍没其未没者江潮往來亦成瘠地近年子粒俱係各軍包賠甚可憐憫臣於嘉靖八年已經遵　命處補坍江

田三十九頃餘畝由是以來又經三年近歲江湖尤爲橫暴濵江處所復多坍没本年正月内據和陽等衛陸續呈報坍江田畝數目并各軍賠糧情狀到臣最爲困苦查得臣先年處補荒田剩有餘糧七百一十餘石及陞科過營房等地餘糧約有二百餘石皆係額外聽補坍江之數今據該衛呈報前情除一面委官踏勘外竊惟田去糧存實係弊政屯種貧軍難以[illegible][illegible]貧之戶未免賣房鬻子償納前銀若不極[illegible][illegible]豁[illegible][illegible]所納稅糧不堪逃亡相繼成熟田土亦

轉撫按如蒙乞　勅戶部照行南京戶部委官
員會同踏勘果係坍没量與分豁額糧虧欠即將
項積出餘糧補足原數如此則　國課不缺窮軍亦
裕矣

議處急缺段疋銀兩以寬民力疏

陳堂 隆慶年任

臣等近接邸報 內承運庫太監崔敏等爲急缺段疋事該工部議覆奉 欽依咨行應天等處撫按官動支無礙官銀督令有司織造各色段疋共計九萬七千九百有奇分限三年解運以備 供用賞賜

臣等竊惟 陛下旣爲好仁之君則下當有好義之臣府庫之財皆 陛下之財供輸役使皆臣下之事臣等豈敢有所置喙顧念昔人有言天地生財

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未聞有以無碍官銀之說干
天聽者也無碍之說起於貪墨之吏陰取下官以充私餽近者
陛下綜核吏治簡任賢能其貪墨不仁者君遠去於舜與湯之世即有一二倖進猶當斥逐不暇獨奈何以其說而貸取下民為漁獵之事哉臣等仰窺
聖意蓋以額外之賦業不可加而
內庫之用又不可缺故從權宜為一切不得已之計以為無碍官銀不取於民而亦不費於官既又恐倉卒難辦分作四限所遲誠於征輸之中寓寬

恤之意所以體察民情者亦既至矣臣等竊恐下官
承望風旨避咎者多而執法者寡萬一奉行未至
率以為 陛下之急於供用也必至掊括公帑以
充之掊括不已必加漁獵漁獵不已必加科派科派
不已必加箠楚朘削之下遂成怨讟戕百姓之膏脂
以充庫藏 陛下豈樂聞之哉茲者應天府查照
坐派數目該各色紵絲紗羅綾錦等件九千五百疋
段每疋酌量舊規估計料價工銀一十二兩零總計
一十二萬兩有奇一府如此他府可知直隸如此他

省又可知以九萬七千九百餘疋成數計之計銀一百二三十萬矣已經查無無礙官銀盡派里甲丁田加納織造　陛下聰明固不料其至是也然而轉輸解運所費不貲之數猶未與焉兼之貪墨之吏乘機而額外倍蓰私充囊橐又所不免閭閻愁苦千態萬狀語曰公家之金一田野之金十自一百二三十萬之外其間意外之費尚可以數計哉臣等愚昧以爲與其取之無名之官銀不若取之有常之經費與其科派於無辜之百姓不若取足於逋負之頑民頃

者戶部爲急缺　上用銀兩事查該浙江等省蘇
州等府拖欠應進京庫金花銀自嘉靖四十三年起
至萬曆二年共計一百六十餘萬兩已蒙
陛下明見萬里洞燭勢豪恃頑不納領解員役侵欺
之弊責成各撫按官照考成簿內完解又爲議處贓
罰事例贓罰納解等事查該各撫按官贓罰銀兩有
二三年間全不解部者亦蒙　陛下詰責著令
後依期完解以上贓罰銀兩十分爲率除二分備賑
四分解部濟邊者不敢輕議外尚該四分查係工部

額數近以不事營建方行改議此固戶部之數所本無而織造又係工部之所自出者也至於金花銀兩原該歲辦備供
上用與今題奉
欽依織造段疋事體相同以
上用之歲銀供
上用之段疋宜無不可臣等斟酌權宜議寬民力竊謂今日之急莫如查該地方撫按官萬曆二年以前未解贓罰銀兩扣該工部四方額數并前金花銀兩萬曆二年以前拖欠侵欺者盡法追出不必解部通融筭計照依派定見今段疋數目分解限期就令織造解運

各該應天等府州浙江等省一切原議無碍官銀並不許分解額外派及百姓如尚不足及追徵不前倉卒難辦者又查工部歷年額派四司料價亦自萬曆二年以前或未徵或未解或侵欺者亦要追完那用湊補務足織造原數支費其無前項拖欠銀兩地方免其織造此所謂究一分則民受一分在上則為經費之常征在下則為歲辦之舊額在戶部不損其原數之所本有在工部不失其職分之所當然一可以懲積逋之臣民一可以充目前之 內帑無繫及無

辜之民無巧中黷貨之吏如蒙　勅下戶工二部覆
加會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查照隆慶四年題
准議將嘉靖四十四年起至隆慶三年止歲造拖欠
并見年未織數内改織解用事例斟酌施行天下臣
民之幸也臣等之幸也臣等又嘗聞之明君必先節
儉以惠民人臣不諱直言以進諫天下有逆君逆耳
而實所以為將順者臣等之言是也臣等恭遇
陛下御極之初嘗　詔天下有曰一各處織造絨褐
紵絲紗羅綾紬等項除額辦成造并工部奏派之數

照舊解進外其陜西蘇杭嘉湖并應天府等處差人坐守織造者悉皆停免已織完者照數起解未完者并已徵物料交與所在官司准作歲造內支大哉

王言天下信之後世傳之史官書之豈不洋洋謨烈稱盛美哉昔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節帷帳於書囊或有言其儉者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世稱殷富極治今

陛下自初政以來歲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稽藏單盡民力凋耗卒有不虞復當重賦而乃又坐織

造似與　詔旨不相似此臣等之所未安也頃者恭接邸報該司設監太監曹憲爲年例缺少物件事奉聖旨目今內庫錢糧缺乏取用不敷你每體朕崇儉節財之意有可減省的會同司禮監議處來說不必拘定舊例欽此及該本監查減又蒙　陛下嘉貴惓惓然以天下民窮財匱爲憂惟恐多取於下重困吾民至壓　天語叮嚀務要汰去無益不許各衙門造辦等項動引舊例朦朧奏討卽此　陛下樽節一念雖文王視民如傷之心何以逾此天

下臣民聞之莫不仰聖人之在上方幸知有生民之樂詎乃又有額外織造　陛下以爲該庫段疋歲造之外所供賞賜者果皆有益耶無益耶據稱嘉靖三十等年事例所謂援引舊例否耶邇者輔臣援出
聖諭十二事首曰謹天戒而以樽節用終之
陛下妙齡聖哲尸此皆爲　明見之所及矣方今四方　奏報災異倍於曩昔兩淮大水無日無之而又各處春夏亢旱雨暘不時米價騰踊天降黃塵白日星殞邊城旗竿火光不傷氷雹天鼓時鳴地維震撼

日食無光浙潮海嘯皆天之所戒而　陛下之所
謹者臣等愚昧竊以爲欲格天意必順民心自古未
有民心悅而不可以得天意者信如躬行節儉約已
裕民卽所謂悅民之大端也臣等惟願
陛下自今以始戒其所已往杜其所將來執　詔書
堅如金石持獨斷信如四時勿以小善而不爲而忽
漆器象箸之戒勿以小勞而輕賞而忽繁纓敝袴之
微貴近之請乞欲保其終當防其漸俾享太平之福
於無虞錢穀之蠹穴欲節其流當塞其源俾培

國家之脉於有永容該科之封駁如　陛下所謂
朦朧奏討者必以　上聞容該部之執奏如
陛下所謂無益之費者不嫌停免務使崇儉節財言
行不悖納諫從善上下交孚斯庶幾乎百異消弭而
衆祥洊臻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臣等叨列言官又
目擊　畿輔之民不堪加賦遂不知忌諱誠冀有益
毫毛伏惟　陛下少留神明厚自修而薄責　臣等
以罪不勝悚慄俟　命之至

乞定錢法規制疏

唐　裔萬曆八年任

臣惟財用在民而利權之操縱則在上而不在民利權在上而奔走以導利則在民而不在上自古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錢有一代之錢自供一代之用其間設法調停俾疏通而不滯者固自有道也仰惟陛下因錢法之難行不靳再三申飭言官之所建白部臣之所議覆不啻詳矣其在于今乃有未盡行者南京係都會之區行未數月竟停壅而不達南京如此其在外府州縣可知矣毋怪乎噪攘者之紛紛也

進言者以爲私鑄之混官鑄也卽今私鑄者且獲重
遣矣以爲新錢之濫惡也而舊鑄之堅厚者自在也
一槩不行其故難知矣臣愚以爲有二端焉價値之
不歸一也督責之太驟也何謂價値之不歸一也癸
錢之初議有成價毎銀一分或錢八文或十文行未
幾八文者或改爲十文矣十文者或改爲十二三文
矣匹夫持尺寸布粟入市易錢不至盈百旣而以錢
易他物則其價又若十倍然矣自匹夫而上其積錢
愈多則其虧本愈甚甚至積千無用能令不悔其始

之受新錢耶欲望其行之久也難矣此其故皆起于市井壟斷之徒設計奇贏陰爲轉移而致然耳伏乞勑下該部轉行撫按衙門將各處官錢鑄合式之錢立爲一定不移之價刋刻成數頒示中外毋致先貴而後賤毋致日異而月不同而市井壟斷之徒嚴爲體訪懲一警百若是而錢不行者未之有也何謂督責之太驟也鑄錢一出則官府急急焉遽爲示諭某項給錢某項納錢某項不許收錢某項不許並用有不若令者刑罰且隨之愚民轉相淆惑以爲今日之

使新錢非正直也乃官府以法驅之也他日官府一弛錢將焉用也此其所以展轉趨而錢日壅也夫以銀易銅以銅鑄錢錢即銀也何至以刑威迫而使之重自疑畏也伏乞 勑下該部轉行撫按衙門諭令各府州縣將新鑄萬曆之錢與我朝 列聖寶號之錢相兼行使不致舍彼而取此不致遺舊以專新從容導引以期民之信從若是而錢有不行者未之有也再照財者民之命也人情者 聖王之田也大學論理財而本之絜矩要之使民各得分願也曾

見雲南巡撫饒仁侃奏雲南一省自來不知錢法夷人行使不通乞要照舊以安民俗奉　聖旨雲南地方既不用錢不必鑄造其見在庫藏着貴州差人詠省搬取以資兵餉價銀免解還欽此仰見
陛下行錢之令原無成心未嘗用此以苦民也五方風氣異宜膠於故常而駭於新制恐不但雲南一省爲然也伏乞
勑下該部轉行撫按衙門再加查核如原係行錢地方上緊着實舉行務在設法疏通倘有積習已久不便行使者不妨明白開奏以便裁奪

毋得隱忍遲囘以醸厲階此實用法之深仁而亦順

治之大權也統惟　陛下留神俯賜施行

計足京儲疏

劉　寅萬曆十八年七月上

竊惟王者之政以食貨爲先天下之人以積貯爲命故人君視民如傷而散財發粟成賦中邦而養軍衛民者蓋以兵農合一生養不容以偏廢天灾流行有備斯可以無患古人有云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彼荷戈執銃之士嗷嗷待哺在上者不能謀之於目前人心訩訩識者憂之此時政所當亟圖者莫有過於此也恭惟我

皇上聰明仁聖軫念民瘼因江南旱傷遣科臣遍歷州縣分賑百姓矣而又惠及

軍餘該南京都察院奏
旨劄委臣親至屯所賑
過九萬有奇一時軍民老弱匍匐升斗以延旦夕孰
不鼓舞更生歌詠
帝德乎誠曠古一見也然臣
切思之軍餘之衆既已蒙
浩蕩之恩而食祿之軍
不可無桑土之慮邇來倉米不足二年之支尚可泄
泄然不急救濟之耶原任御史黃仁榮因軍衛月支
不相關會而欲設御史一員科臣徐常吉以節年拖
欠程督不嚴而欲設御史二員無非謂軍儲匱乏而
建白耳臣奉
命巡視鳳陽府等處倉糧兼理京

倉已閱月矣切見京倉有部臣以總督之憲臣以按治之監收諸臣以分理之查糧廳郎中臣以稽查之官非不備也舉刺者原在總督權非不重也而應解額糧所以節年逋負者豈特歲時之凶荒小民之拖欠亦以官府之怠緩糧里之侵費耳而解到者則有官攢賞例歇保需索衙門使用船脚艱辛百孔千瘡不可枚數夫始而苦于征之難繼而苦于解之難民益困追而拖欠有由然矣彼各省直皆有管糧官終年不一經心借攢設法追徵則建官之謂何此而無

以勸戒則人心懈矣又以百姓之脂膏充奸猾之囊橐科歛剝削肆無忌憚則法紀之謂何此而無以懲創則人心玩矣可不一振肅之哉故于彼速爲之催于此嚴爲之禁皆今之急務也夫京倉御史不過掛號驗米故先年併之一人所以前者月支而不相關會亦視之爲贅瘤耳向使如科臣近議假之事權俾糧儲所由地方皆得管轄舉劾則人未有不畏而事未有不集也此亦易爲者哉且天下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然未有不自上積之而能散之者也惟

改折則本色漸少鐲租則輸納漸微賑濟則　内帑
漸虛兹京倉無二年之儲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矣不及此時于節年拖欠者申飭參罰立限完解則
倉廩何由而充軍士何由而食也況京軍五十二衛
所乃　祖宗根本之所係歲支百餘萬石乃軍士
性命之所關而其氣素稱驕悍易于鼓噪當事者必
日爲訓練而後可責其信服嚴加約束而後可制其
強項厚施愛養而後可望其效力設或一日糧有未
給則衆志危疑其爲　國家之隱憂豈聊小哉夫催

徵則倉糧日至而居常恒損於浥爛見今奉議修倉已有專官矣科臣郝世科復言及此無非欲責成之意臣查南京二十七倉厫多者至二十餘座少亦十數座率皆傾圮茲鼎建者間止有數座且砌築未乾遽難就緒邇來雨澤沾足儻年豐登而歲入且近百萬議留漕糧至百有二十萬一旦湊集則司庾吏惟將舊厫因陋就簡以蘆蓆苫覆之耳難乎免於昔之患也莫如每倉擇其墻垣完固梁柱堅實者或揷瓦或鋪地或鋪板或修氣樓料理即可堪用而大修者

漸次舉之務令堅固不可苟且塞責且二十七倉相距甚遠勢亦未易周遍若一瓦一椽一堵之拆俱待專管者親至估修亦不憚煩矣彼監收諸臣日夕在倉支放可以秦越視乎自當相爲協贊凡有損壞隨即令葺補約所費若干訣用錢糧專管者給之驗之可也夫督修者務其大不遺其小監收者分其責不攬其權義在急公又何嫌忌之有値此創造之日而爲萬全之計豈不一勞而永逸乎 臣待罪巡倉耳聞目擊於其職掌不容隱默今查各處屢年拖欠糧米

開揭送部爲此具本上瀆　天聽伏乞

勅下該部移咨各省直撫按轉行布政司糧儲道催

解凡一應倉中利弊容臣次第查行至于舉劾之可

否則在部院從長酌議事理自有至當非臣草茅所

能與也

乞脩屯政疏

彭而珩 萬曆十九年閏三月上

臣荷蒙　欽命巡視南畿屯務受事以來見屯政日敝亟圖一整頓之頃巡歷鳳陽等府地方到處諮度於一切利病亦且耳而目之矣大都屯額暗耗致虧課程則淸查當議屯官冗濫致有包侵則催征當議屯災改折不得其平則折征當議此其關於利病最切而整頓所必先者臣有慨於衷謹以一得之愚列爲三款冐昧上　請伏乞　勅下戶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懇祈　聖斷允行釐奸布利在此一

舉其於　國家兵倉大計未必無所裨益矣

計開

一議清查夫屯田之壞壞於名存而實亡則隱占與典賣二者是已南畿屯田固多然所在膏腴之產軍不得種如該管指揮千百戶輒垂涎奇貨而欲居之就中隱占不知其幾矣夫軍田官占名爲屯而實非屯也典賣一節官與軍俱有之官與軍通同者有之展轉典賣一業更至數主者甚至盜典盜賣者亦有之夫公田私售名爲屯而實非屯也斯二者固積弊

之大較而其飾弊則多端或以詭名佃或以逃絕而
或託之拋荒或託之迷失隱奸種種孰從而辨之故
額日耗屯糧日逋大抵坐此今不着實查刷勢必至
於大壞異時欲收拾難矣南畿各衛所屯種坐落各
州縣地方宜及今行委衛所掌印官會同該州縣正
官單騎履畝博訪廣詢前項弊端大加𢹂剔倘覺察
有所不到被諸人首發者責有所歸官軍有犯但能
先期自首者准改正免罪係查出者究問如律清查
竣日經手各官仍會同造冊報臣衙門要見會勘田

畝的數以憑覆覈報部查考所有清出田土分給軍種來年實征准以新冊爲額其各衛造冊計費不多量於庫貯新增銀內處給不得指稱科派在事官員有能不避勞怨秉公摘發清出田畝數多者容臣酌量報部紀錄或有狥情行私苟且塞責及因此擾地方者亦容臣據實參究庶查制有法田額可淸而錢糧亦因之以淸矣伏乞

聖裁

一議催征夫屯糧不完不皆旗軍之逋負多因管屯官之侵没邇來設有考覈參罰之例然止參指揮間

及千戶而百戶不與焉故侵沒惟百戶爲甚南畿管屯百戶冗濫極矣下鄉征斂如蟻聚羶騷擾剝削無所不至包攬錢糧有一石倍收二石者有今年預收明年者額外倍收而正額未必輸之庾祭新糧預收而舊糧猶以未徵爲詞查及未完槩稱軍欠孰從而覈之延捱歲月必至於蠲　朝廷蕩恩皆此輩所冐以爲厚利而于軍困毫末甦也並欲照例參罰以示勸懲而官冗格卑寡廉鮮恥有參罰不足以爲懲者將奈之何揆之事體惟汰其管事爲便焉何也一衛

有一指揮一所有一千戸催征之力有餘官催旗甲

旗甲催花戸指臂之勢易使胡不倣有司征民糧之

法行之折色投櫃本色上倉悉令花戸自輸倉有定

在固無庸設櫃設於衛所衙門之内所以示公仍量

委首領文職一員會同指揮千戸監收銀滿千兩即

解所在官司寄庫一切加耗預收等弊嚴行禁革花

戸有拖欠者許旗甲報官勾追其屯地寫遠花戸有

願赴旗甲代納者聽其便旗甲革去積滑選軍丁殷

實者充之如是則將焉用百戸哉夫軍民同一糧也

指揮千戶譬則州縣長吏然旗甲里排也屯伍編戶也衛所之糧豈能多於州縣州縣以一長吏催科不爲少衛所何獨不然必欲假手於衆百戶是猶以丞簿雜職侵長吏之職政出多門欲民安事集難矣故不用百戶則包侵自革額課自完上不病 國下不病軍且保全此輩不致罹法網尚亦有利非病之也倘不欲盡汰止可於衛所量備一二員協同經收亦不得容其下鄉爲害伏乞 聖裁

一議折征遞來災祲頻仍屯粮子粒無歲不折矣見

行事例十分以至八分稱爲全災每石折征銀三錢次則七分以至五分稱爲輕災每石折銀三錢五分其四分以下仍征本色此此係嘉靖間御史沈一定建議題　　准遂沿爲例令雖用之往往稱不平看詳此例誠不無可議者蓋災之輕重或相倍蓰折征等則亦宜相稱十分全災五分半災相去甚懸一征三錢一徵三錢五分其則不遠此果相稱否耶况查民災事例應征應免等則不齊大都因其災而低昂之期於適均焉耳屯災與民災何以異顧可使有不均

之歎哉須酌通變宜以十分稱爲全災每石減銀五分實折征二錢五分以五分稱爲半災每石增銀五分實折征四錢其九分八分爲重災征銀三錢七分六分爲輕災征銀三錢五分四分以下征本色各不妨照舊斯則增所當增豁所當豁而輕重各得其宜以所增之羸抵所豁之詘而會計可以相當雖經久行之可也既定折征之例當重勘覈之規年來報災者多而覈實者少則有司不任事之過也合無

申飭州縣長吏今後勘災務躬歷郊原辨驗荒熟酌

定分數毫不可爽勿假手羣小以滋奸勿抄謄衛冊以塞責有不卒者議處夫勘災不淆則折征之例不爲徒設矣再照屯官征收利在折銀而其弊視本色尤甚沿門箕斂任其壓秤㱩詹茹苦安所控告并投槪之法行相應較發天平法馬當官秤兌京衛行南京戸部外衙門該府州各如式鑄給衛所官有不依行者查出叅治省有一分則軍受一分之賜也伏乞

聖裁

敬陳倉塲末議疏　　　　章守誠萬曆二十年三月上

臣聞之法不敝不與更新而更敝法貴於慎始易曰先庚三日先庚者叮嚀於事之前後庚者揆度於事之後言慎始也邇南京倉糧冒支數目法甚敝矣荷

皇上俯從臺省之請部院之議將巡視京倉并京營御史不妨原務兼攝爲其事相關分相屬也

臣猥承

明命適當事始敢不慮後懲前勉釐奸弊以佐一時維新之政顧弊之生也其枝蔓於下而其根伏於上所貴乎善治者不能必下之不爲弊惟

吾根本所在何如耳今 臣 所獻凡七事責成於上者恒詳而防閑於下者恒略夫亦求正根本之意也如蒙 皇上勅下該部酌議倘果芻蕘之見可備採擇即為題覆施行豈惟京衛官軍有賴而 留都重地當益安於磐石矣

計開

一議查考收糧夫收糧之法期於乾潔昭然載 令甲矣乃各州縣糧解聽信歇家希圖作弊而官攢軍斗又從而垂涎之常例入則求乾報乾未淨報淨雖

甚濫惡亦為容隱此其責在監督也今監督諸臣禁
諭固已嚴明閱驗固已周悉然不設法稽查恐苟且
易安勞怨難任或掩嚴於目前致釀患於日後土餗
塵糗不可為炊又將誰任其咎乎 臣謂宜令該設收
粮文簿一扇開列監督諸臣姓名及該管倉場毋收
一縣粮完填註某年月日某倉某廒某縣粮米若干
付之掌記以備查考若後放粮之時驗有朽爛掺和
弊在收粮者卽本官陞任亦聽總督指名追論庶人
懷遠慮則事有實功而太倉粟紅效可期矣伏乞

聖裁

一議預驗放粮軍士月粮待充枵腹粮不堪則嗷嗷焉賴何怪其脫巾而呼也有等官攢員役虛糧虧折計將碎席土屑之類陰入其廒以致各軍支糧用錢買囑扒夫求領好米此其上干 國法下失軍心爲何如者然猶其小也脫米本欠乾加之收藏不密濕蒸爲熱米腐成灰放者持籌領者荷擔弗與則軍弗散與之則軍弗受弗受而强之强之而不已將艴然鬨然其禍恐有出於意外者可不爲深慮哉 臣謂宜

將應放倉糧先期啟驗如有前項情弊即便呈報總督會同巡視糧究作弊緣由一面指實參奏一面撫賑支放無待軍士要求臨時更換致傷大體各軍並不得違拗生事擅起釁端庶士有宿飽亦無譁伍而國家有常伸之法也伏乞

聖裁

一議查糧部臣冐支之弊其端非一其責在查糧驗也支糧尺籍姓名非不詳具按之則有而爲無者有逃而爲在者有未娶而爲有室者甚至有改一爲十

收十爲百者自查根之策令一發各衛官即奉之以
請查同而唱籌給粮矣職掌所關之重如此而奸弊
叢生曾不覺察亦何以察粮稱哉萬曆十七年羽林
等衛冒與倉糧事敗參治止於武弁而不及查糧亦
倖矣查糧一年差耳即差倖深部臣何碍陞轉今不
問其才品率以倖最淺者充之安所望能其官耶臣
謂宜選資極深素稱廉幹者任其事差滿之日該部
考其任內有無摘發情弊分別稱職與否題
請定奪倘有狥情隱弊或失於覺察與衛官一體參

論庶治人與治法並行而月與之弊可清其源矣伏
乞
聖裁
一議給散粮籌月支之弊其孔竅在粮冊其吃緊在
粮籌而唱名給散各衛經歷事也經歷一人之耳目
固不能舉一衛軍士盡而識之而各所有親管各軍
有隊伍則未有不識其情偽者故凡逃亡虛浮之數
官軍朋奸揑故不到直俟衆軍旣退或顧人或類領
而籌已入奸人之手矣蹤跡詭秘氣焰要挾即經歷
明知其非恐與官職牴牾莫敢究詰此其弊不可更

而理平　臣謂今後根籌宜令衛經歷會同親管千百
戶當堂給散仍令諗所識字及同伍軍互相認識如
有可疑即時首發不到者不拘有無情弊經歷官詳
列姓名具申總督巡視衙門行提查究又每月查糧
巡視總督出其不意間掣一衛親自按冊散籌巡視
御史差滿聽將各衛經歷從公奬戒以示勸懲庶綜
核有要奸弊自消而冐與可永杜也伏乞
聖裁
一議裁革委官軍之有糧與馬之糧皆武備所繫振

也糧籌既掌自經歷料籌又付之委官每年終另委更替各衛千百戶之無差者營求充管初委有常例領籌有錢大都剋馬之食以食人人肥而馬日瘠矣又甚有盜當官籌得錢私賣領料軍無籌則塗墨於面以爲驗認其名曰畫臉如興武衛百戶范繼祖自十八年領籌一百五十三根盡行當用十九年委官化從善呈舉究治至今籌無不落徒滋措尅無補軍儲惡用此輩爲哉臣謂各衛草料委官委宜裁革原領籌令交納經歷照依糧籌事例按月給散仍將范

繼祖當籌情弊及受當人通行查究庶省一官則軍省一官之費而草料可無靡𢈔也伏乞

聖裁

一議追賠虧折各州縣糧解在江浙多包自棍徒在湖廣多包自船戸遇有虧折皆積猾之侵牟也自合責令本縣照數賠還但本人每托言别故以自便其私而有司又偏聽姑容以自文其故遂不問與守之責不問蠹耗之由重派闔縣追補還官彼豈不以千百之數責之一人難升合之數責之百姓易而不知

朘剝窮民保全狐鼠固仁者所不爲　國法所不赦如黃岡縣解戶王得富虧折十四年粮米一千八百石應城縣船戶周艮璽侵欺十五年粮銀二百五十兩皆自閭縣派還此何法也至於遇風漂沒理固有之然解官糧長通同侵匿而沉舟飾罪者焉保必無若不酌量情罪一槩重派不惟輸納者令再納不勝其剝膚之苦而典守者縱之失事益啓其玩愒之心豈所以創遺奸而重民脂哉臣謂凡額糧虧折宜儘本解家產追賠不得重派小民即有沉沒亦不得徑

寬本解輕擬派補庶利害切身人知自保而侵牟欺
罔之弊或可衰息矣伏乞
聖裁
一議久任總督夫總督之繫於儲鉅且重矣內之衰
率部屬以督收支外之彈壓有司以督完欠下至倉
官攢斗衛官軍士解官糧長胥吏歇保靡不賴總督
之權以成振肅之治非得人而久之無益也近年以
來居是官者席未及煖忽報陞遷即有治 國如家
之臣思所為興除利病亦未免朝行而夕格甲是而

乙非案牘沉埋奸弊竊發以是而為人擇官則可以是而為官任人則不可柰之何舉粮儲之重而眉越視之哉臣謂總督大臣今後宜令久任如期考滿勞績懋彰合無比照戶部總督倉塲加以尚書職銜照舊管事不得仍前旋推旋轉庶乎官有常職事可責成而亦兩京倉儲並重之道也伏乞

聖裁

議邊餉部入疏　　揭廷諫萬曆二十年六月上

臣近接邸報延綏巡撫賈仁元一本虜衆謀犯兵食缺急懇乞　聖明俯賜預處以圖自固以裨防禦事大略爲陝西邊餉拖欠甚多每年請預發銀二十萬兩軍士猶然缺乏之即今各路軍士約欠月餘一年未補共該三十六萬七十餘兩已經部覆將二十年例銀酌議足濟時艱而會計見存折色僅僅足支七月且虜聲內犯議處宜先拳拳以給客餉催拖欠爲急乞奉　聖旨該部作速看議來說欽此臣讀之

不勝酸楚不勝疑懼夫苦莫苦於邊軍無論朔夕警於斥堠生死懸於旦夕即枕戈衽革沐風櫛雨較他軍不啻霄壤所有月糧雖毫釐不可少況積而至於數萬乎雖時日不可待況延至於一年乎當事者苟非盡心優恤思患預防而胡然以枵腹待哺之狀詳疏以聞也仰知　陛下即出　內帑不恤矣乃含糊積歲不一設處此不獨非　國家養士之意而當事者亦不近人情不慮禍患甚矣苟非賈仁元魏學曾查處會議以　請也延緩不為寧夏之續乎臣固

因而論之變之成也其罪在上不在下何也生殺予奪上之所操以制下者自下干之也變之起也其欵在上不在下何也饑寒疾苦下之所執以望上者自上拂之也上拂情則下干紀總之皆當事者之過也賈仁元亦庶幾懲殷鑒而濟時變矣或者曰兵弄潢池效尤潛伏此而查歷年之欠糧爲數年之補給不幾于惠褻而長驕乎　臣以爲月糧之查給論理之可不可不論士之驕不驕理可與而執驕士之說則嗷嗷待哺之衆恐不能以安靜俟也與之而驕不愈于

脫巾而呼乎迺臣之所憂則有不在是者蓋延綏有內犯之虜患他鎮未必無叵測之夷情延綏有經歲之欠糧他鎮未必享全支之實惠延綏受積年之查補他鎮儻亦有仰給之同心此皆事勢人情之必至者今延綏而年有二十五萬之預發也部中可常繼乎他鎮而有比例延綏之請也部中可靳與乎客餉而可那此借彼也客兵苟至能無望于部中乎不與則無以救目前之急頻與實足以貽難繼之憂是不可不思為計矣臣以為該鎮糧芻原發解京轉發則

可令止以陝西各府拖欠之故而欲以天下之樂輸補一時之逋負豈獨非王法殆亦非人情矣且查賈仁元疏內西安等府折征廚折及十四年以後拖欠本折五十七萬五千九百五十有零查計該鎮月粮是拖欠者幾足二年之用使各府而無欠也則二十五萬可免預發軍士可免歲欠而賈仁元亦可以無請矣奈之何不追彼以與此而思損內以益外乎頃見部覆亦奉　旨督責該省撫按司道先嚴有司催征之限續禁該鎮額外之求誠深恩哉我

皇上之神謀睿斷蓋以權時鄭嚴玩愒而懷遠圖矣

臣以爲西安等府以前官吏弁髦王法致使腹裏百姓任情拖欠胡越官軍日積月累竟至數十萬置之若罔聞嚴限追解孰曰不宜但邇來三秦之民岷洮虜犯瘡痍未瘳水旱頻仍閭閻愁苦即見年錢粮且巳完納不前今欲以積年之逋負催征于一時數十年之粮餉責備于一旦無論民不堪命而有司亦不勝追呼之擾乎況今寧夏之變全陝搖動人情疑畏苟撫綏無道催科過嚴恐非地方之福也相應行令

彼處撫按轉行司道先責有司將各應解邊儲錢糧自二十年起不許拖欠分毫而前項銀兩據難輕易催征務須因時酌議多方調停毋假帶征而有加征之弊毋借新納以抵舊欠之科彼猾不至欺隱良善無容賠累優恤軍屬之中毋存愛養斯民之意庶幾邊計民生兩得之矣 臣復思之天下者公帑之外府也亦九邊之內府也今以陝西而即有數十萬之拖欠則各省可知以邊儲而且任意推延則部入可知此何時也寧夏苟一蕩平犒賞豈容數計秋來防禦

多事各邊仰望不貲該部之需誠岌岌矣伏乞
勅下該部及各鎮督撫衙門將各省逓年拖欠太倉
并各邊應解錢粮盡數查出各省各年有無荒歉地
方有無事故通融酌量定筭分數題　請欽限專責
巡撫御史嚴督布政司欽限如數解京邊以濟緩急
毋得藉口所屬追解不前即如有司一時難完先將
該司堪動官銀備行借解徑自就便催補盖戶部之
拖欠在藩司而藩司之拖欠在府州縣惟布政無所
[illegible]成則戶部日聽懸缺府州縣日逐延推無足怪者

君以借解立法則訣司旣知大倉匱乏之罔容任意稽遲彼亦嚴責有司不致懸缺貽害公帑庶幾其有資乎雖嚴那解之令括外藏之便此皆不得已之計那括而解亦必動經歲月恐無以濟緩急伏望我
皇上俯念帑藏之歲入有數邇來之解給頻煩有司之追呼可憂民間之懸罄可憫大發　內帑之積用濟目前之需則財流　天府萬姓之困苦少甦
恩自上方三軍之感激益奮內外安攘在斯有無小助耳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陳倉庾利病疏

柳佐 萬曆二十三年四月上

臣惟中都　陵寢在焉猶周之岐山漢之豐沛億萬年根本之地也額設九衛所官軍以備環衛而其食仰給鳳陽倉不屹然淮泗之間一都會哉顧法弛于因循生于積玩陵遲至今而軍士嗷嗷甚矣臣以固陋蒙　皇上簡拔委之巡視　國計民瘼有槩于中久矣然不敢以恍惚風聽之言輕爲論列茲一歲之中體驗頗得其詳敢以擔負已釋而不一效其款款謹條爲六事冐塵　睿覽伏乞　勑下該部查

議覆請施行地方幸甚臣　愚幸甚

計開

一曰議改折查得鳳陽倉糧如江南各府原派折色者無論已江北鳳廬等四府原坐本色者十之九載在令甲所恃實倉廪濟緩急者頼有此耳邇來水旱相仍苦輸運遂起而告改折矣膠固不通則人皆效尤狡猾解戸以改折爲詞然任意延緩不改不已甚者重賄誆司吏書陰受折色而至于通關批廻猶然本色也此其價不下六七錢而至支放則曰有三錢

之則在矣雖每月有冊報部然止稱本色收放數於
而核之是不半爲囊槖之淵乎請自今被災地方果
係八分以州縣重災或應全折或應半折每石照折
色舊例不得以意增損具文呈報夏災如過四月秋
災如過八月俱不准行若道府報不以實及誆司私
收改折者許巡倉御史查確參奏伏乞 聖裁
一日議改放查得各軍月糧本折原無定額蓋通融
相濟其意甚善第聞之萬曆十三四年間每年止兩
月折色迨後本折相半矣至今則一年之中放本色

僅僅三月耳折色之入每石米六錢麥四錢而放則三錢此雖舊例然折色漸多軍士不漸病乎月粮多者一石少者止三斗是一軍一月僅得折銀九分中都何地而令軍士倒懸若是請自今著爲令每年二季分照例以三錢放本色季分有本色則已無則以各州縣原解改折米六錢麥四錢之數與之謂之改折蓋軍士當得之本色而改之以䘏民也欲以䘏民而固可病軍乎如曰恐出浮于入倘州縣不改折亦將以本色之半給之乎卽萬萬不然亦當量爲增

益則寬一分軍受一分之賜矣伏乞聖裁

一曰平給散蓋錢粮者斂之則民之脂膏放之則軍之命脈不宜分毫低昂其間也據臣所聞即如往時給散班軍月粮每五十兩有短四五兩有短一二兩者付領班衛官分折呈驗而必責全數以塞各軍之口衛官不得已復取償于軍名曰添封是掩耳盜鈴也習以爲常恬不爲怪其他可盡信乎宜令自今但遇分散粮銀不許專用衛官許鳳陽府于首領中擇賢能官一員先期詳報委董其事每月具放過數

目及有無短少冊揭申報倘刻倒如故御史得以三尺按之蓋首領隷在府屬在上則難以順指在下則不聽其利求軍士或庶幾其沾惠矣伏乞

聖裁

一日明職掌照得鳳陽重地也軍儲重事也且計日待支豈容少緩　朝廷　特命御史彈壓而督理之則錢粮其所專者邇來有司積玩成風漫不留意已完在官者聽其那移領銀起解者任其花費及至發覺則又百方覆庇不日那充官用則曰拖欠在民

必得寛假而後已如不得請則徑申别衙門塍朧完

銷如此是鳳陽倉粮藉猾吏而資奸民也請乞自今

申飭各該有司嚴加稽考如有那移侵欺等弊即行

申報各廵倉衙門究罪追賠如代爲隱匿妄申别衙

門以圖抵塞者許御史查實叅奏伏乞　聖裁

一曰專責成照得錢粮之拖欠責在州縣之玩愒御

史欲時時督之不勝其煩且褒多各府管粮官非所

該催督一郡者乎舊日未有查比之規無由激勸况

今鳳陽倉逋負日多與日支放不敷恐有脫巾之患

請自今責令各府管粮官毎年會計到日將所屬州縣某本色若干折色若干造冊申送御史印發催督毎雙月將州縣完欠錢粮數目塡註冊內差吏齎比毎州縣管粮官吏有違抗者許府官具文申究御史復命時即品功過而舉刺焉則提綱挈領而逋欠積弊或庶幾少挽矣伏乞

聖裁

一日裁衙役照得各處解户言及本色輒蹙額攢眉百方求脫盖畏積年衙役朘削之苦耳此輩憑城倚社自謂莫敢誰何肆無忌憚起家鉅富者往往而是

奈何以無辜赤子而聽此輩魚肉也以後御史出巡細加廉訪如有貪奸玩法干碍錢糧者屬有司徑自拿問屬分司會同管倉主事拿究正罪此亦懲一儆百則[illegible]安民之機括也伏乞

聖裁

循職掌議軍餉疏　　　　蕭如松萬曆二十年五月上

臣以固陋待罪留臺仰荷　皇上委之巡視鳳陽等倉竊謂　中都根本重地　陵寢在焉額設九衛所官軍以備環衛徵解各省直糧餉以養官軍綜覈則巡倉御史有專　勑收放則監督分司有專任法至備也倉場利病在前條議者非一人奉行者非一日　臣自履任思與各屬諸臣勉圖報塞凡力可行者行之力可禁者禁之一切事體總俟考成而後敢聞于　皇上不欲以恍惚疑似之見嘗試于建

白而數數請也項因巡屯御史王藩臣綜屯政而議及鳳陽月支三斗軍士改折之苦請增糧值葢得管倉分司員外郎張一棟之揭而申其說已經部覆奉有

欽依 臣復何言乃分司復難其行而請于部

臣近接南京戸部尚書張孟男題揭大意謂三斗軍士加增已無從辨別軍借口比例猶屬艱難其議詳而其慮可謂深遠者惟是疏中有據分司揭稱乞禁改折清逋須則量增之議不煩更張之說夫禁改折清逋負正 臣職掌 臣所爲與分司計畫而約各屬者

不啻三令五申邇來各屬諸臣漸覺奉行若罔有背但地方偶遇災傷改折甚非得已且查改折固便民亦非病軍惟不可沿爲常耳分司既有增糧之議以悅軍心而又欲藉禁折清逋以報罷臣恐議論徒多總非實政調停未盡靡所適從無論將來有隱憂卽目前三軍希望之心未肯晏然已也臣謹畢其說而請

皇上定畫一之規可乎臣查鳳陽倉設自宣德年間每年額編民糧本色米麥共九萬五千二百石有奇屯糧本色米麥共七萬二千石有奇又民糧

折色銀共八萬八千一百兩有奇而壽亳倉不與焉河南江南各府屬額解折色鳳廬淮揚四府屬額解本色以地有遠近之殊故派有本折之異從民便也本色例給守衛官軍折色例給班漕諸軍[illegible]行[illegible]樂于輕齋居者樂于資養利其用也本色每石實收實放折色米每石六錢麥每石四錢而給放則槩以三錢餘者存留以備緩急以補逋負此非祖宗朝創立收放之微權爲千百年遵循之成憲乎各軍月糧雖多寡不同本折各別而額有定數各守

故常即月支三斗若無復他議惟因邇年廬鳳四府屬間有災荒暫將民糧本色議改折色每米一石改六錢每麥一石改四錢折解在官而給散于軍每石亦惟照折色三錢之例于是軍士失本色之實受折色之虧枵腹待哺嘖有煩言矣夫糧有本色有折色此定額也本折收放舊有成規誠難以意增減也彼改折者改本色之米麥為折色之價值不過一時權宜而安得額視之哉若米以六錢改即以六錢放麥以四錢改即以四錢放原非損上所有益軍所無亦

只足其應得本色之數耳乃議放者指改折爲折色亦曰留其半以備通融不知改折非額折比也倘民間不遇災不議改而以米麥解也亦將放其半而留其半乎說者又謂民、獲改折誠厚而屯、糧遇災改折猶然三錢或三錢五分與民糧改折兼放若有不便不知鳳倉額編屯糧卽鳳陽九衛所與兩京衛之軍輸也以軍所改折者還以給軍卽厚薄不等彼何說之詞乎夫法無所因猶曰可諉、臣考萬曆二十三年巡倉御史柳佐條陳倉庾利病惓惓乎改折改放二

條曾經戶部覆題內云臣等看得鳳陽等衛軍士護
衛陵寢俯仰所給者獨有月糧耳乃今本色漸
少折色漸多況折色之入其值尚厚而放則止給三
錢是于民無當而于軍則病甚矣臺臣條議及此無
非恤軍戍固根本之意相應依擬咨行鳳陽撫按并
南京戶部劄行督倉主事將鳳陽等衛軍士應支月
糧每年本色二季折色二季除折色每石給銀三錢
其本色米麥偶遇支盡即以各州縣原解米六錢麥
四錢盡數給散永爲定例巡倉御史按季查核如有

積弊據實題叅奉　聖旨依擬行遵守在卷臣詳
部覆之意葢謂折色定額放以三錢給軍不可增其
改折米六錢麥四錢給軍不可減也矧二十三年至
今僅五易春秋耳覆題得　旨赫然彰明豈彼時
胥倉者格而未行乎抑行之有碍而漸更乎可行而
不行與不可行而不言臣所未解也今若不調停酌
定而徒以禁改折凊逋負爲詞萬萬不能籍三軍之
口臣查原額本色應給守衛軍士者從前以來每年
儘所收本色放盡方改折色未有限季分放本折之

額剗民糧本色派在鳳廬淮揚四府除淮揚所屬一二災疲地方徵輸不前其他各府州縣亦毎照常解報間或遇災請改雖無本色米麥而有米麥價値猶之乎本色也加以屯糧相兼而放儘足供守衛軍士一年之需臣以爲今後給放守衛軍士月糧當先儘本色米麥若當年本色間有改折即以改折銀兩抵充本色給放如本色米麥與改折銀兩俱已放盡或少一二月不足一年之支方補放折色亦止照折色舊例毎石給三錢諒軍士共聞共見夙知改折與折

色不同既幸得改折之值于額內必不加求折色之
值于額外無論守衛者心服即他軍亦難比例而生
羡心也伏望　聖明洞鑒詳改折改放之議定畫
一可久之規量入為出永示遵守則本色非虛名三
軍蒙實惠不議增值而值倍不煩加賦而賦充或亦
庶幾乎補偏救弊之術乎此因部疏增糧之數臣姑
就事論事以備採摘若謂改折不可全給增糧聽自
聖裁則有南北戶部大臣之疏在焉非臣所能議也
雖然臣猶有說焉古之論治者謂國無三年之儲國

非其國方今海內虛耗倉庫一空無論他方即
中都重地官軍嗷嗷待哺庫貯歷年折色雖有盈餘
而倉庾本色則至匱乏一有緩急奚以賴焉臣今巡
視倉儲彈壓督理固有專責而錢糧完欠在各州縣
臣以一人耳而目之懼不能周非賴共事諸臣同心
嚴督其何有濟臣有末議三款最關軍餉願奉
明旨一申飭之俾臣得畢力焉其一謂糧有定額改
折者偶因災年一行之而人情憚于轉運毋每藉口
災荒故議改折于有收之年則謬矣請自今嚴行道

府查告災地方果係七分八分以上方許具文轉報
如夏災過四月秋災過八月俱不准改即係別衙門
批允仍詳臣 衙門酌定庶事有專責而改折可禁矣
其二謂糧有定數停徵者偶因災地一行之而人情
喜于逋負年年藉口蠲停故虧正賦于額派之地則
舛矣請自今嚴行道府查逋負地方先年有何重災
奉何明文停免災過之後毎年夏收幾分秋收幾分
應納倉糧因何久逋不報務期設法立限嚴行催解
查不以實責有所歸庶人無推諉而逋負可清矣其

三謂糧有本折同爲軍需而本色爲尤重當此倉庾空竭之時脫有師旅饑饉之厄軍士饔飧無所取給卽欲倍值轉糴以濟臨時之用恐無及矣鳳陽地方雖稱瘠薄而時值有秋米價亦不甚貴無過四錢或五錢可糴一石請自今移知分司除在前貯庫餉銀不輕動外以後每年終確查放餘存積銀兩約有若干以十分爲率八分照例貯庫二分糴米貯倉每年先以糴米給軍卽以解到本色補數以寓出陳易新之法仍禁積年倉場衙役不使爲姦蓋此輩憑城

社困所忌憚收民糧夙遭朘削之苦收官糧不無
撓之言敢犯此禁重懲以法行之十餘年倉廩充盈
本折俱足無論地方有事無事可備緩急之需而長
治久安端在是矣臣事關職掌心切杞憂因部議之
陳申芻蕘之獻伏乞 勑下戶部如果臣言不謬
速行酌議覆題請 旨咨行鳳陽撫按并南京戶
部劄行管倉分司遵奉施行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請旨申飭積玩疏　孫居相

頃蒙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　勅令巡視鳳陽等處倉糧受事以來日惴惴焉惟恐催查不效仰負皇上任使是懼隨於本年十一月初三日巡歷鳳陽滁泗地方因移手本於鳳陽管倉戶部分司煩查各倉見貯糧米若干每年應放若干見在糧米可足官軍幾年支用并查直隸所屬府州縣衛及河南布政司所屬州縣各起運鳳陽倉夏麥秋米除已完外其二十二年以前年分未完錢糧各若干希數過院以

憑查理等因隨准該司主事劉克勤手本回稱除各府州縣衛所未完錢糧數目另冊開送外查得見在倉厫糧米四萬一千八百六十三石鳳陽中等九衛所官軍每月約支米六千六百餘石前項所貯米石僅足六箇月支放等情到臣該臣不覺錯愕失色以為昔人謂國無三年之儲者國非其國今且無終歲之儲矣是尚可以為　國乎因查閱該司送到未完錢糧書冊自萬曆二十七年起至三十二年終止鳳陽屬未完夏麥若干未完秋米若干淮安府屬未

完夏麥若干未完秋米若干　揚州府屬未完秋米若干畱守司所屬鳳陽中等九衛所未完夏麥若干未完秋米若干廬州府英山縣未完秋米若干常州府無錫縣未完夏麥若干河南布政司所屬未完折色麥若干總計直隸河南未完麥米共八十二萬九千四百六十石零夫由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纔六年耳曾領派錢糧幾何而積欠乃至八十餘萬是已完者不若未完者之多見在者不當掛欠者之半雖曰年穀不登是亦有司怠緩蓋歲遇水旱災傷三等不

得不題　請改折停徵以蘇民困然所謂改折者改本色而爲折色非并折色而不徵也所謂停徵者遇災暫爲停緩遇豐仍當帶徵亦非盡蠲免而不徵也乃有司一獲改停之令遂視爲不急之需藉口災傷漫不爲意於是有拖欠在軍民者有包收在排甲者有續徵在官而那移別用者甚至有埋沒冊卷巧潤私囊者種種弊端莫可究詰歲歲相仍率以爲常其始也慮災民難於本色而議折色其究也不但無本色且并折色亦無之矣其始也慮災民艱於輸納

而議停徵其究也不但停徵者未見帶徵即見徵者亦歸停徵矣計經上之開載億萬有餘核倉中之積儲百什不能全今寰內無事猶可勉強支持儻一旦有急而數萬之衆　國家何以給之又幾幸過歲豐稔或可措處接濟儻不幸又值方數千里水旱而數十萬之餉　國家又何以辦之凡此雖皆未必然之事而謀　國者不得不深思而遠慮也　臣今受事之初適值地方大歉　國計在念貧民堪憐固不能以數年之逋取盈於一旦亦何忍以數十萬石之糧求

多於災民但恐各該有司視鳳倉爲緩圖以負欠爲得計因仍故習致悞軍需他日以白簡糾之於後而勢已無及不若今日請 明旨申之於先而時猶可爲用是不避瑣 瀆冒昧陳言懇乞
勑下戶部查議如果 臣 言可採更乞
俯賜 嚴旨申諭督糧司道及府州縣衛各官查照撫按二臣近 題災傷事例除三十一年以前積欠姑准停徵外其本年見徵錢糧及三十二年帶徵錢糧照例徵完折色限來歲三月以裏解赴鳳陽倉

接濟軍儲如有過期不完者容臣分別疏
請處分嗣後再不得如前逋欠致損軍儲庶積玩之
風可振而
陵寢重地亦可永保無虞矣臣不勝懇悃待
命之至

權時宜崇節儉以裕京儲疏　　譚希思

臣接邸報見戶部一本奏為財賦歲入日少歲出日多　國用可慮懇　賜集議及時經理以保萬世治安事奉　聖旨既太倉銀兩歲支不敷漕糧准前年改折暫行一年各鈔關應解　內庫本色著照舊該照抵補公用遵前　旨行其餘依擬欽此臣待罪留臺學術淺陋愧無可以仰佐末議於主計者雖然憂治危　明則嘗抱杞人之憂矣蓋聞會稽書慎出納者有司之守也酌時勢節制度者經國之慮

也故古之能利人國者咸稱管夷吾劉晏諸人然鑄山鬻海之謀平準輸粟之計以至寬鹽商之資厚漕艘之費凡諸臣之所計策皆今日之所悉備者也是宜財在官矣然　累世之積竭於　天府浩穰之用窮於　內帑　宗祿無以爲供邊計無以爲餉何邪不在官則宜在民矣然水旱蝗蝻所在蕭條營戚榜虐民鮮蓋藏捉襟露肘之態時見啼饑號寒之艱不免又何邪官民俱困上下交急然則如之何以爲計臣聞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

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嘗觀漢唐之初用告詘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天下稱富及其盛時用常裕矣建元開元之間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天下稱貧今也入利之孔開已盡矣然細而不勝其出利之孔語曰涓涓不竭將成江河況若江河之決乎哉故爲　國計者莫大乎節用夫　主德躬素供應內裁節儉之聲寰宇共仰近者　發帑輸粟蠲稅免租所以勤恤乎民瘼者又至雖禹之克儉文之如傷無以復加而臣復以節

用陳說者無亦因時之乏審勢之窮不得已而權之
於儉而已如　上用服袍及賞賜段疋諸件誠不
可廢矣然以度支之匱至議折十年之漕糧以足工
費此耳　皇上俯念民力至意然古昔明君有服
澣濯之衣者有后宮衣不曳地者至今稱爲盛德今
內府之儲計數尚多臣愚以爲織造可議裁而漕
糧必不可留也光祿牲口銀兩專備　御膳誠已
節制矣而頻年　吉慶取以充賞者每計十萬此亦
皇上約已厚下至意然古昔人君有惜露臺之

百金者有敝袴待有功者至今以爲美談今該寺之積蔵減一歳臣愚以爲賚予可議節而光祿不可復宣索也浮梁燒造其碗碟鍾盞及籩豆等常器皿誠不可缺矣而棋盤棋罐餅鑼及屏風筆管燭臺盒燈等項共計六萬餘副其工甚鉅而龍鳳花草之肖其形青綠蒼白之精其製近聞道路流傳造燒甚艱古昔人君有碎七寶之器却繡翠之飾者至今以爲盛事臣愚以爲已經造完者可解其難成者似不可不停止也鈔關本色歸 内庫以備錫予雖 舊制

也然自弘治以來鈔之不與錢並使也非一日矣今本折雖輪征而賞鈔無實惠查得隆慶元年曾以折三年以濟邊儲　陛下令必欲照常解本色於內庫似非所以救時之急臣愚以為賞賜即無鈔人不為怨而停征本色且可以助　國儲去無益以資有備戶部之　請折鈔關者宜從也　恩詔內免在馬房子粒蒙　欽依免補固良法也然　內府各監局修理等項公用銀兩僅止一年豈盡不可已普廿令　蠲恤之惠均溥於天下而抵補之款

取盈於太倉照得戶部題稱十餘年之積不足以當一年之補　陛下必欲照前　旨抵補於該監似非所以善濟其窮臣愚以爲在監局爲不甚急之務在太倉爲不容已之蓄違其否以成其可戶部之請止抵補者亦宜從也夫自古建白之臣言及生殖則朝上而夕報可言及節省則夕上而朝報罷言節愼于外庫則百計而百聽言節愼于內庫則百計而百不聽此其故何哉節儉者　明主之盛德而左右之所甚不便者也臣不敢盡言以瀆　聖

聽但今海內近歲以來災異頻示饑饉洊臻窮閻蔀屋十室九空外有日重而必不可已之邊計內有日益而必不肯已之　宗藩此固司計者之所隱慮迂聞　慈寧宮又被火災則匠作工役卽目又有欲罷不能者將取之民乎民貧不能勝其征將取之官乎財殫不能勝其費臣故曰物力告詘府庫未充之日惟有節省而已失今不節則後之難處且將什倍此矣伏乞　陛下上思　天命下悲人窮勿泥成命斷自　宸衷而亟　賜施行庶　國儲

足而司農得以展其技民力寬而　國脈尤賴以靈長矣　旨留中